



圓 明 園 丛 书
圓 明 園 劫 難 記 忆 译 丛 II

译丛主编：曹宇明 [法] 伯纳·布立赛

De Paris à Palik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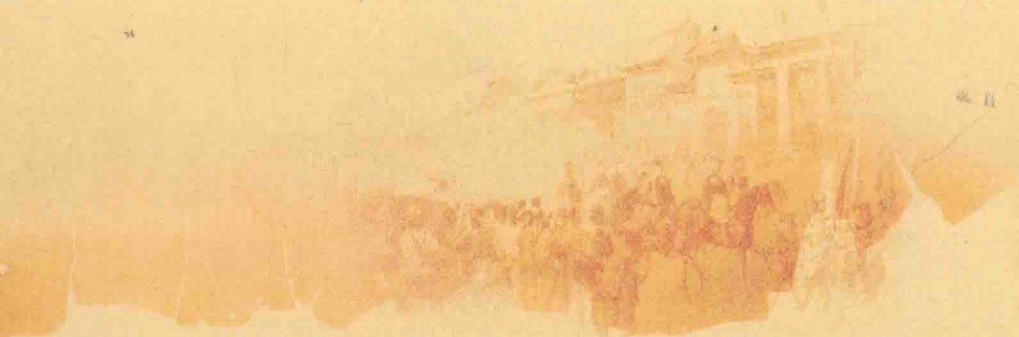
从巴黎到八里桥

PIERRE MAUDIERE

[法] 皮埃尔·马蒂埃 著

陈丽娟 / 陈 沁 译

中 西 書 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4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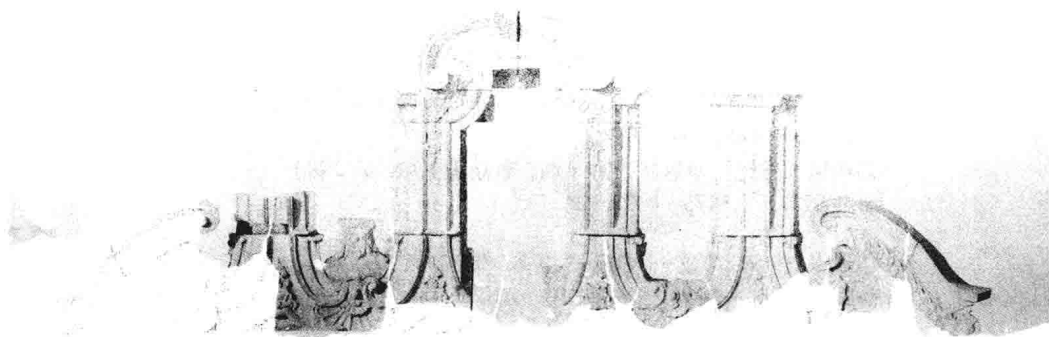


9 787547 504932 >

定价：20.00元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II



译丛主编：曹宇明 [法] 伯纳·布立赛

De Paris à Palikao

从巴黎到八里桥

PIERRE MAUDIERE

[法] 皮埃尔·马蒂埃 著

陈丽娟 / 陈 沁 译

中 西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巴黎到八里桥 / [法] 皮埃尔·马蒂埃著; 陈丽娟, 陈沁译.
—上海: 中西书局, 2013. 7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 曹宇明, 布立赛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475-0493-2

I. ①从… II. ①皮… ②陈… ③陈 III. ①第二次
鸦片战争 (1856~1860) —史料 IV. ①K25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266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从巴黎到八里桥

[法] 皮埃尔·马蒂埃 著
陈丽娟/陈 沁 译

责任编辑 陈闵梁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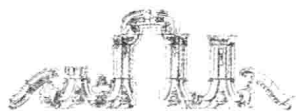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75-0493-2/K·097

定 价 20.00 元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陈名杰	陈 双	王道成	
		杨咏橘	郑德弟	许 钧	
主	编	曹宇明	[法] 伯纳·布立赛		
副	主 编	张国斌	徐忠良		
编	委	张 荣	汪洪章	王大智	应远马
		张 超	黄赛丰	鲁紫鹃	高 菲
		孙晨露	孙 思	张志国	尤 李
		陈闵梁	张安庆	金 柯	贺 寅
		陈洁华	王 眉	陈建伟	谢洁莹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先后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中国匠师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

浩繁，显示出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则在其震动世界的名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用更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劫掠和焚毁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在国人的记忆中模糊了……

2000 年 10 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凄惨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 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 140 多年的英法联军

侵华以及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2010年6月，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和杨咏橘社长的支持与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高发明、丽泉、李鸿飞先生翻译的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北京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随军牧师、士兵等人的战场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主任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27种亲历记录：英军9种，法军1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

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 1860—1875 年间出版的战争回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 1875 年 7 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 27 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切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朱维铮等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

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为深重！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 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关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和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曹宇明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2010 年 10 月 18 日，译丛先推出法军部分 8 种，参加了纪念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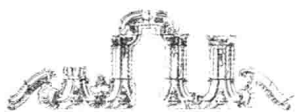
明园罹难 150 周年活动，译丛主编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先生在圆明园谐奇趣废墟前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对谈。圆明园劫难、英法的历史罪责以及中外关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引起了国际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2011 年 1 月，译丛第一辑 14 种率先公开出版，在圆明园管理处举行首发仪式；2011 年 6 月 18 日，中西书局、圆明园管理处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上海联合举办“圆明园劫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活动，著名近代史学家朱维铮教授、李天纲教授和布立赛、汪洪章、应远马等专家和译者 60 余人出席；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西书局和圆明园管理处又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圆明园举行“圆明园劫难记忆和中外关系研究”学术研讨，著名学者孟华、耿昇、张西平等 60 余人出席。译丛第一辑 14 种一印再印，已累计印发 7 万余册。正是在第一辑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国际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圆明园管理处和中西书局马上决定继续推出译丛的第二辑。2011 年 12 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升任中共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新任管理处主任曹宇明同志继续积极支持中西书局翻译出版译丛第二辑图书，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经过译者和中西书局多位同仁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译丛第二辑 14 种图书的编辑出版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 年 9 月 28 日

2013 年 2 月 16 日增改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2010 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在北京举办一系列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 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是当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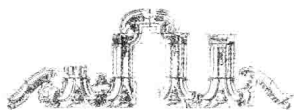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Chirac", written over a horizontal line.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2010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籍，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

角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视角，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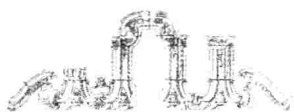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

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英法联军与圆明园关系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民众

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并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会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寄来

的《圆明园图书系列出版计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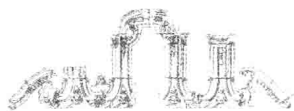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5 种，法文 9 种，其中 2 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4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

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 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 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

使人感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渊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 18 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扉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 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 年 8 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6 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 年和 2001 年，《圆明园

遗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与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

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4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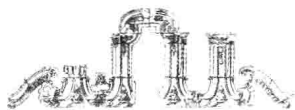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值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越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主任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序 五

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人类文明的杰作。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旷世名园在 1860 年 10 月惨遭英法联军的野蛮劫掠和焚毁。其后，逐渐沦为一片废墟。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大劫难，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屈辱不堪的一页。2010 年 10 月，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由圆明园管理处和中西书局合作编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14 册）问世。这一出版工作赢得了专家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一时间好评如潮，《中华读书报》、《中国档案报》、《文汇报》、《凤凰周刊》、《辽沈晚报》等媒体都作了长篇深度报道。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也使我们对《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有了更多的信心。为继续做好圆明园文化出版工作，大力推进圆明园文化建设，我们与中西书局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合作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二辑（共 14 册，其中法文部分 10 册，英文部分 4 册），由此形成《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两辑共 28 册的出版规模。我们认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编

译出版具有三重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是唤起记忆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倡导对历史要有“记忆的责任”，在为布立赛先生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作序时，他写道：“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记忆的责任”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客观、公正地解读历史，理性、包容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那些勇于面对失败、挫折和责任的国家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无疑会使每一个中外读者深受启迪，加深对这段惨痛历史的认识，并在对历史的回首与思索中，铭刻“记忆的责任”。

二是提供研究史料。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离不开文史研究的支撑。否则，圆明园文化事业发展的内涵就不会深刻，其外延也不会日渐清晰和明确。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学术研究中应注重“两重证据法”，这种方法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域外史料与本国文献互相补正。《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大规模地翻译域外一手资料，正是从更高层次、更广空间推动圆明园文化研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套丛书从尘封 150 年的侵华英法联军军官日记、通信集、回忆录等资料中精选而出，共 28 种，总篇幅 600 多万字，包括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法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英军统帅格兰特将军、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等英法联军关键人物的当事记述，构成了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洗劫、火烧圆明园的档案资料库，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风土人情等多方面。《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揭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档案，弥补了我国相关文献记载的缺憾，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学界关于 1860 年英法联军抢劫、

焚烧圆明园的资料，将改变以往单纯依靠中国史料形成的单一研究视角，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中的叙事空白，呈现细节，还原真相，圆明园罹难的历史或许将会因此而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写和续写。

三是促进对流散文物的研究。圆明园大量珍贵流散文物的回归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汇集了1860年侵华英法联军的回忆录、日记和通信集，涉及圆明园被抢劫、焚毁以及清廷与英法联军交涉的诸多具体过程和丰富生动的细节。这些文献对英法联军抢劫、焚毁圆明园的过程及文物的流向有着较为详尽的描述，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史料是我国相关档案中所缺失的。如果能对文字记录和目击者们记忆中的史料进行深入的梳理、分析、研究和发掘，将有利于我们厘清圆明园物流散的过程，为进一步追寻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宝贵线索，为促进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的深入研究，以及提高公众对圆明园文物的认知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圆明园遗址是我国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之一，凝聚了全世界华人深厚的民族情感，具有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一定程度上来说，圆明园大遗址的形成和变迁浓缩了中国300余年来的历史文化演变。而历史的意义，恰恰是常常在回望与对照中更为深刻地显现。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单位，一方面，我们认识到，“独特深邃的大遗址文化”是圆明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树立历史责任感、增强历史使命感的前提下，我们以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一直十分重视圆明园的基础研究工作。多年来，在推动、组织和参与圆明园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说来还不够系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圆明园是别具学术魅力和

特色的世界性研究课题，仅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今后，我们会不断加强相关工作，加大与其他科研院所和文化机构的合作，积极推动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我们有责任以创造性的工作与学术界携手推动“圆明园学”的尽早确立和发展，并为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作出切实的贡献。由此而言，《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既是我们致力于圆明园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进一步加强圆明园图书出版工作的好契机，我们会为此不懈努力。我们由衷欢迎各位专家、各位读者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圆明园文化发展事业，也真诚欢迎朋友们为圆明园的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圆明园管理处主任 曹宇明

2012年12月25日

目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序五 曹宇明 / 22

第 1 章 为何远征中国? / 1

第 2 章 我的中国行 / 3

第 3 章 从巴黎到上海 / 7

第 4 章 从上海到芝罘 / 11

第 5 章 登陆 / 17

第 6 章 大沽炮台 / 29

第 7 章 埋伏 /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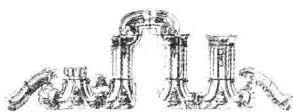
第 8 章 八里桥 / 58

第 9 章 圆明园 / 69

第 10 章 掠夺 / 81

第 11 章 和平 / 95

第 12 章 归来 / 106



第 1 章

为何远征中国？

有人说远征埃及是战争史上的传奇，我敢保证，这话肯定是出自拿破仑之口。不过依我看，这话用来形容 1860 远征中国更为合适。

远征军用时半年，历经磨难，行程六千法里^①，终于到达神秘辽阔的东方帝国。远征军一行雄赳赳开进大清帝国腹地，沿途经过的一些地方还从未曾有欧洲人踏入。队伍辗转北上最终到达北京城。远征军乐队开道进入京城，这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即是传说中的天子之城，京城似乎一派繁华富丽景象……可是在我看来却到处充斥着令人厌恶的肮脏。

事实上，此次远征的不同寻常之处远不止这些。

远征的目的是要为两年前的天津大沽口一战雪耻。1858 年 6 月英法两国公使率领两国联军舰队前往北京更换天津条约。6 月 24 至 25 日，联军舰队通过大沽口时被拒。舰队发起进攻，遭清军炮击。英法两国舰队死伤五百名水兵，三艘炮舰被击沉。更为甚者，大沽

^① 此处为法国古里，1 古里约合 4 公里，本书中出现的里程均按换算后的公里数计量。——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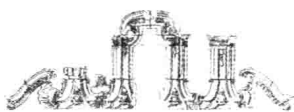
口炮台总督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断然拒绝交还欧洲战俘。战俘被押送至北京，据传受尽酷刑折磨。

法兰西帝国绝不能忍受此等羞辱。

于是法英两国决定出兵攻占大沽口。法国派出了由七千五百名水兵组成的精锐舰队，英国舰队有一万两千名水兵^①，其中约五千名为印度人，大多是锡克人^②。英军统帅由霍普·格兰特男爵担任，法军舰长是蒙托邦将军。个性很强的蒙托邦将军在后面章节中将会经常出现，因为我后来的命运同他息息相关。

① 此处所云法国七千五百名水兵组成的精锐舰队，英国舰队有一万两千名水兵，当指法国远征军七千五百人，其中有海军、陆军、炮兵和极少量的骑兵，据法军统帅蒙托邦记述法军为八千人；英国远征军中有完整建制的水兵、陆军和骑兵、炮兵，其中五千人由印度人组成，因均乘坐军舰来华，故统称为水兵。——编者注

② 印度锡克人有尚武传统，作战骁勇。——译者注



第2章

我的中国行

前面我简要介绍了 1860 年左右法英两国同中国之间的问题。现在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我本人了。

曾有人说“‘自我’是可恨的”。不错，我最讨厌的就是自我吹嘘。

不过，既然将要去中国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向读者做个自我介绍，否则便有故弄玄虚之嫌了。我名为让-安托万-弗朗索瓦·德·拉尔希，驻卜利达^①北非骑兵第一军团中士。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法国骑兵连里最走运的士官。直到 1859 年 12 月的一天早上，传令兵跑来说骑兵连上尉正在连部等我。

我心想，“糟了，倒霉事儿来了。”

其实，前一天晚上，大伙儿给一位新晋升的老兄开了个庆祝会，大家一通胡吃海喝，热闹喧天。为此同当班巡逻的朱阿夫兵团^②发生了争执。朱阿夫兵团军士长就此事给驻军司令部打了个报

① 卜利达，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译者注

② 朱阿夫兵团，法国轻步兵团，1830 年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 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译者注

告，司令部又把报告转给了骑兵军团。我是大伙里资历最老的……受罚的事自然就落到了我头上。

唉！责高任重。再说了，被罚十五天的禁闭对一个老兵来说不算什么。

就这样，我满脸一副好汉表情，进了连部办公室。上尉正骑跨在椅子上，倒戴着军帽，半敞着制服……卜利达这鬼地方可真是酷热难耐！

我冲上尉立正敬礼，脚下鞋掌喀拉作响。

上尉冲我欠了欠身，然后指着旁边的一把空椅子对我说：

“请坐吧，拉尔希！”

上尉的语气颇是出乎我意料。这可不像是对待即将受惩之人的口气。我心中暗自纳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接下来的更加让我吃惊。

“嗨！”上尉一边用马鞭拍打着皮靴，一边对我说，语气有些生硬但又不失和蔼，“中士，喜欢骑兵连吗？在这儿一直很满意吗？”

“是的，长官。”

“服役多长时间了？三年了？”

“三十八个月，长官。”

“啊！我明白了！你觉得这儿不适合你！我理解你……你年轻，有抱负……有能力！……哎呀！可是你给巴黎的朋友写信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呢。长官可就像是士兵们的老爹一样……不过，我这可不是抱怨……”

什么？我呆住了，没听懂他这番没头没脑的话：“可是，长官，您到底指的是什么事呢？”

听我这么一问，称职的长官加隆老爹蹭地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盯着我的脸，好像早已料到我会这样。突然，他转向立在一旁

的中士长，怒冲冲地说：

“啊呀！啊呀！啊呀！你看看，你看看，他可真会找借口！还问我‘到底什么事？……’哎呀！哎呀！……拉尔希，你可真是好笑！你就要去中国了，竟然还装作不知情！”

去中国?! ……

说实话，我真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怎么会扯上中国呢？

误会虽然一时间难以解开，但加隆老爹终究还是心平气和地同我聊了一会儿。加隆老爹向我出示了一份调令，大概内容是让我前往远征军报到，在库赞·德·蒙托邦将军麾下作旗手。

加隆老爹认为我肯定是暗中搞阴谋诡计才得到这个职位。可我只不过是一个听天由命的可怜虫，我对此项任命及其背后的原因确实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

事情其实很简单。我当年之所以前往卜利达的骑兵团服役，不是因为我想去阿尔及利亚，也绝不是因为我喜欢骑马，尤其是阿拉伯纯种马，不过说实话，这些小家伙们跑起来可一点儿也不温顺。实际上，我是迫不得已服从家人安排才去的非洲。当时我在巴黎每天无所事事，不是到时髦的咖啡馆就是到小剧院里鬼混。且不论这种生活方式是对是错，家人觉得长此以往对我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无一益处。

我的父亲，阿日诺尔·德·拉尔希伯爵，杜伊勒利王宫的宠臣，指出两条路让我选择，要么去非洲服兵役，要么就被掐断经济来源。这可真是让我进退两难，不选择鼠疫就得选择霍乱！我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去非洲服兵役，暗自希望能在那儿晋升军官。御马监弗勒里将军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当初在阿尔及利亚也不过是优素福将军手下的一个小小二等骑兵。

唉！1859年的阿尔及利亚一片太平，无仗可打……我又开始

鬼混……家人不得不再次替我还债。恰好此时远征军正在招募士兵，父亲就利用他在宫廷的关系把我调离了非洲。父亲希望我到了中国，即使发不了什么财，至少还能弄个一官半职，或者起码能改变一下我那玩世不恭的秉性。

这份从天而降的好差事，使我在加隆老爹眼里一下子变成了特殊人物。他连连后悔未能慧眼识珠早点发现我这个神通广大的小兵。我要准备行李，他就特许我到军团的供给站挑选我中意的物品。临行前，他还请我到驻军司令部的军官食堂吃了顿午餐。并一再叮嘱我如果蒙特邦将军需要个得力的助手，可别忘了推荐他……不过，由于我对自己新差事的职责范围尚不清楚，所以不敢轻易许诺，对他的回答自然也就未置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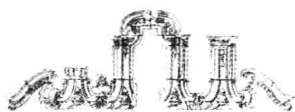
在阿尔及尔，总督转交给我一封蒙托邦将军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拉尔希中士：

军事部决定派你调至我处任旗手，并作为私人秘书随同前往中国。见信立刻回国。至巴黎后，速来多瑙河大酒店。即刻任职。

蒙托邦将军

八天后，我到多瑙河大酒店向新长官蒙托邦将军报到。将军极其热情地招待了我。远征军将在 1860 年 1 月初启程前往中国。



第3章

从巴黎到上海

1860年1月1日，蒙托邦将军率领作战参谋小组在马赛登上一艘名为“美洲豹”的轮船扬帆启程。职务卑微的我在将军的随行人员中很不起眼。

“美洲豹”是东方半岛公司的一艘大型远洋豪华客轮。您或许会对这样的安排极为惊讶和奇怪，法国政府怎么不为远征中国的统帅配备一艘军舰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方面，苏伊士海峡的航线还未开通，另一方面，我必须要补充说明一下，这种安排看似有违常规和有损法兰西帝国的光辉形象，但在我们的好朋友英国联军眼里，这就是小事一桩，不足为奇。

参谋小组成员有舰长戴施安副官和两位传令官，即布耶上尉和将军的儿子小蒙托邦上尉。另外还有几位参加此次远征的军官也在这艘轮船上。其中有炮兵部队指挥官布兹曼上校，助理军需官迪比，参谋长施密兹中校等等。

我之前提到过的七千五百人组成的远征军，则要取道非洲途经好望角前往中国，大概要用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远征军只包含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因为骑兵部队应完全由英国提供，其

中包括锡克人和廓尔喀人^①分队。

我有幸所属的部队是法国的骑兵部队，但它实际上是一支只有三十几人的北非骑兵队，虽然他们在远征中专门负责护卫将军，但在战场上和整个远征行动中自始至终表现得非常出色，可谓是功勋卓著。

骑兵们的事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细说。

从马赛到埃及的亚力山大港口，一路上基本平安无事。期间经过博尼法乔海峡^②时，有人指给我们看远处露出海面的大片岩礁群，不久前一艘名为“欢悦”号的三桅战舰刚在此触礁沉没，舰船上运载的是从克里米亚半岛返回法国的士兵。

我远远的只能望见一团黑点在暗潮涌动的海面上晃动。

可怜的士兵们啊，他们好不容易逃出了霍乱和俄国炮火的劫难，在返乡途中正为即将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欣喜不已之时，却在一瞬间丧命于汹涌澎湃的波涛中。

我想象着当时会是怎样的一副悲壮情景。面对无情的死神，勇敢的士兵们毫无惧色，重整行装，披挂上阵。我似乎看到舰长巍然挺立在舰首，腰系镀金皮带，头戴双角帽。舰长身旁是随军神甫，神色庄严地在为士兵们祈祷。

一阵巨大的轰隆声中，桅杆纷纷倒地，战舰转眼间被暗潮吞没。海浪卷走了一切，神甫、军官、士兵、水手顷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此惨剧应该使我驻足深思，但我当时太年轻，心里盘算着一路上该如何享受我的自由，因为蒙托军将军暂时不需要我：将军不久前在阿尔及利亚被阿拉伯人开枪打伤，胸膛里的子弹无法取出，

① 廓尔喀人是尼泊尔中南部和西部居民，以彪悍善战著称。——译者注

② 博尼法乔，法国城市，科西嘉岛南部港口。——译者注

而且将军还被晕船折磨得痛苦不堪，只好在船舱里呆着不出来。说到这颗子弹，它让我马上联想到后来将军受到愚蠢的立法团嘲笑一事。那是在1870年8月，时局动荡，身兼军务大臣和议会主席的蒙托邦将军，不想听议员们喋喋不休的争吵，于是推脱说身上的旧伤复发无法参加议会辩论，结果遭到他们嘲笑。

瞧这帮愚蠢又懦弱的家伙，他们竟然这样对待一位为祖国血洒战场的将军！

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仅仅在马耳他中途短暂靠岸，因为要给轮船加煤。之后轮船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马耳他朝向亚力山大港口继续航行。

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所以只好乘坐火车从亚历山大到开罗，再从开罗到苏伊士，我们自然也不例外。后来我们伟大的同胞雷塞布完成并开通苏伊士运河的航道，则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

从开罗到苏伊士的铁路是单轨的，途经人烟稀少的沙漠。因为铁轨的枕木铺在沙子上，火车不得不缓慢行驶，否则，速度过快会引发脱轨，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苏伊士，我们换乘东方半岛公司的一艘名为“复仇女神”的崭新轮船，一路上将穿过红海和印度洋，最后到达新加坡。

我们在亚丁港靠岸暂停，一方面是又要给轮船加煤，另一方面，当地的总督要向蒙托邦将军汇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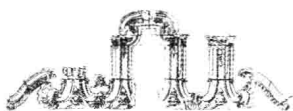
在新加坡，我们又换了一艘名为“恒河”号的轮船。这艘破旧的单帆船将载着我们驶向香港。最后，我们于3月5日在香港换乘“福尔班”号，这艘船不久前刚被改装成蒸汽船，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莫莱斯驾驶。

随后的一周，我们先是在中国的南海上摇晃，然后逆流而上经

过著名的扬子江和上海的黄浦江，最后在上海的欧洲租界区对岸停船登陆。

漫长的航程终于结束了。

征战即将拉开帷幕。



第 4 章

从上海到芝罘^①

参谋部于 3 月 12 日抵达上海，而绕道非洲的远征军大部队要在 5 月 15 日左右才能到达。

远征军大部队长途跋涉将近六个月，抵达上海后则要驻扎休整到 6 月上旬。之后我们将在北直隶港口汇合，等伏天过后就开始向北方进军。

休整期间，将军首先要解决军需品的补给问题，但另一个尤为棘手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即马匹的筹备。自出发始，将军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马匹的筹备：事实上，将军一直未打算从欧洲运来马匹，一方面马匹难以经受得住一连六个多月的行程，再者，我们承受不起马匹一路上所需的物质给养开销，毕竟，一匹战马就意味着一笔相当高的费用。

另外，将军也不打算用中国的战马，它太弱小，仅一米三高，不适合炮兵部队使用。但是，如果没有马匹驮运大炮、弹药车、弹药、军需装备和行李，远征将无法继续。

^① 芝罘，今山东烟台。——译者注

将军也曾计划过购买印度马，但每匹印度马价格约值八百法郎，再加上运费，开支太高无法承受，将军只好放弃了。最后，一位上海的法国商人向将军建议去日本购买马匹，难题总算解决了。

——日本战马，商人说，比中国战马壮实，训练一番时日，定能派上大用场。

将军听从了商人的建议，将从日本购买所需一切马匹。

马匹的问题总算有了眉目。部队到达后不几周，满载马匹的几艘帆船便从日本出发了。颠簸起伏的海水令马匹很是暴躁不安。靠岸之后，这群家伙疯了似的踢翻了船舱里的隔板，抛开蹶子东蹿西跳，最后船员们只好把它们撵到了帆船的最下层甲板上。

帆船即将靠岸时，船员们就像南美潘帕斯草原上的牧民们似地甩套索把马一匹匹套住，然后从船上往海里赶。幸好海水此时开始涨潮，马群一批接着一批朝沙滩游去。岸上围观的炮兵们见此情景不禁捧腹大笑，大家都准备好等马群从水里一出来就立刻扑上去逮住，给它们拴上绊索。

随后几天，这群看似桀骜不驯、野性难改的家伙竟然变得温顺起来，个个儿像绵羊似的。不过有一匹马例外，怎么都驯服不了，士兵们只好把它杀了。

至于我，得到一匹黄棕色的小骏马，样子很是温顺，我当即给它取名叫“哥们儿”。一周后，“哥们儿”就已经能听懂自己的名字了，而且这可爱的小家伙跟个髯毛狗似的，总跟在我屁股后面。

对上海这座奇特的城市，我就不多说什么了。自1842年起上海对欧洲开放通商^①，此后，欧洲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并在租界内定居下来。

^①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

远征军大部队不久后也到达了上海，他们一路上并不太顺利。先是负责运载炮兵部队装束的“伊塞尔”号舰船在越南的河内港口遇险，后来是“快帆皇后”号舰船在澳门外海失事。

“快帆皇后”号负责运载工程兵和急救物资，在澳门外海时突然失火，士兵们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舰船沉没海中。

所幸，两场灾难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部队暂时还不能出发，要继续待在上海，等待仍未到达的英法两国外交使节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位外交使节负责开战之后同中国进行谈判。

老话说得好：军队是胳膊，用来打人；外交是大脑，用来指挥。

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给远征部队的行军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如果我在此只字不提他们的贡献，既违背公平正义，也将抹杀事实真相。将军获得的所有消息——这些消息的准确性在征战过程中都得到了证实——无论是关于部队沿途将经过省市的财政收入，还是将遭遇的清军编制人数，均由传教士们提供，而这些消息则是传教士们让中国的耶稣教徒们收集的。

当时传教士们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无比炽热和伟大。

不管怎样，我敢肯定，之所以法兰西帝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能够长久以来远胜于英国，这要归功于传教士们。数年以来，一百五十或二百人左右的法兰西传教士足以抗衡并战胜大英帝国的无数商人及黄金。

提前到来的秋季为联军的行动带来了有利战机，战争即将打响。

蒙托邦将军费尽口舌才说服英国人接受他的主意，即战争伊始就夺取大沽炮台要塞。大沽要塞隶属于天津，受北京管辖。

正是在大沽防御要塞脚下，在大沽口，英法联军的炮艇被清军炮兵击沉，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次英法远征联军会选择在大沽口一雪前耻的原因。

然而中国人对此却另执一词，狡辩说是英法联军企图强行闯过大沽口。其实联军在岸上任意一点登陆都能从背后突袭清军的主力部队，对此，清军却从未料想到。

确切地说，夺取大沽炮台是蒙托邦将军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大沽要塞的防御就像古时的士兵一样，铠甲护胸，一手持盾牌，另一手操矛或剑，然而后背却毫无防护。

7月3日，我们随同将军乘“福尔班”号从上海出发，翌日抵达芝罘，法国的一个军团正在芝罘驻扎。

终于到了自己的营地了！

在芝罘驻扎着六千名士兵，他们也属于远征部队，其他分队已经各赴广东、澳门、舟山和上海等地驻军。

部队在芝罘休整了一些时日，空气清新，饭食可口，加之蔬菜新鲜味美，士兵们个个儿精神焕发，身体健壮，部队士气高涨。

英军的格兰特将军来我们军营参观后连连称奇。

为迎接格兰特将军并向其表示敬意，蒙托邦将军命令士兵提前做好准备，洒扫庭除，秣马厉兵，营地整洁又气派。

“阅兵就不必了。”格兰特将军对蒙托邦将军说。

其实格兰特将军不希望损耗军队精力。连队的一支骑兵队正挥动大旗向格兰特致敬，步兵部队在演奏《天佑女王》！^①

然而最令格兰特将军“瞠目结舌”的（请原谅我用“瞠目结舌”

① 《天佑女王》，英国国歌。——译者注

这个词来形容)，是军营里的日本战马。格兰特将军一时有点儿回不过神儿来。

“怎么，”他喃喃自语，“难道这就是那些日本战马？真是不可思议！”

难道他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双头或五爪的怪兽？

让我引以为豪的是，格兰特将军赞美了我的“哥们儿”。当将军伸手抚摸“哥们儿”的后颈时，“哥们儿”很是礼貌地嘶叫了几声。

在格兰特将军面前我们还得讲究排场。由于我们的日本马还没有听过炮声，蒙托邦将军想出一个大胆的主意，让这些日本马在英军的参谋们面前演练一下。

士兵给马匹套上拉大炮用的牵引车，在它们身后连发了十二颗炮弹。这些勇敢的家伙毫不惊慌。将军十分高兴，晚饭时他跟手下们说：

“真是说不准这些马到底是天生胆子大，还是被大炮震住了？”

“将军阁下，并非如此。”一位副官回答说，“因为这些马也有国家荣誉感，它们已经被训练得像法国士兵一样，一听到炮声，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它们也不想给英国人留个坏印象。”

第二天，蒙托邦将军回访格兰特将军。我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任务自然是为我的“老板”蒙托邦将军传令举旗。

将军不紧不慢地巡视了身着红色制服上装的步兵部队、大英女王的龙骑兵部队、锡克族骑兵部队，还有两个炮兵部队，其中一个榴弹炮兵队，另一个则是阿姆特朗炮兵队。

锡克兵部队给我印象最深，他们并无正规的武器装备，而是任由士兵们自行装备。因此锡克兵队列颇为杂乱，长矛参差不齐，军刀和短枪奇形怪状，此等形象与锡克兵超强的战斗力实在是难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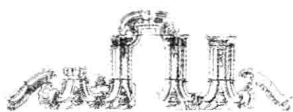
关联。

蒙托邦将军在芝罘还会见了俄国派驻中国的公使伊格那替叶福伯爵将军。伯爵正准备赴京述职，前来法国军营完全是礼节性拜访，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保持绝对中立的态度。

然而，这位俄国外交使节却给蒙托邦将军提供了颇为详细的地形图资料，为联军的成功登陆帮了个大忙，有关此事，我将会在下一章里细说。

几个小时后，伊格那替叶福伯爵离开法军营地，重新登上随行而来的护卫舰，启程赴北京。离开前，他一再表示将在护卫舰上观看英法联军在塘沽登陆开战，还声称美国公使也会像他一样等候这一幕的到来。

这些公使先生们，如我们所见，当悲剧开场幕布升起时，他们已经坐在头等包厢里等着看好戏，而我们则是这场戏的演员。



第5章

登 陆

7月25日，我们在“福尔班”号上过夜。

26日早上，“福尔班”号起锚向北方进发。同时，参谋部和所有作战部队也都登上军舰准备出发。天空晴朗，士兵们的心情也随之轻松愉悦起来。航船越是驶入这神秘梦幻般国度的腹部，大家的精神头就越足，心里就越兴奋。等待远征军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我们将会是胜利者吗？还是会被无数的清兵战马冲垮，陷入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埋伏之中吗？

啊！士兵们正值年轻气盛，彼此信任，相信长官，即使明天充满着未知和危险，大家还是要好好享受今天的每一刻。

部队开始出发，船只紧贴岸边行驶，在船上能看到城墙上探头探脑的好奇的行人和士兵。我们的船队以舰队队列向前航行，这是最难的一种航行方式，好比在陆地行军的方式中最难的是纵队行军一样。我们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到达北直隶海湾内。

海军上将不停地给整个舰队发信号和指令：加速……减速……换航道……

由于英军舰队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更为壮观。水面上列满船

只，一眼望不到边。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因为行驶快的船只必须与行驶慢的船只保持一致的行驶速度。当行驶较快的船只不得不放缓航行速度等待慢船时，就好似一匹飞奔的战马被忽地勒住缰绳不得不放慢脚步以等待后面的劣马跟上队伍。

不过漫长的航程中大家还是找到了乐子，士兵们在军舰上来回穿梭，你来我往不亦乐乎，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都到“福尔班”号上来见蒙托邦将军。

年轻的额尔金勋爵风度翩翩，精力充沛，在中国这样一个神秘国度，勋爵可谓是外交使节中的佼佼者。额尔金勋爵事事亲力亲为，步履矫健，言谈风趣。相比之下，格兰特将军就逊色多了。格兰特又瘦又高，还有些驼背，不过看上去倒是比较温和，言谈举止颇为质朴。格兰特的穿戴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过于简单，一个英国人竟然如此忽略自己的穿着装扮，的确令人难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格兰特将军是位诚实正直的军人，虽然后来英军部队奉英国政府之命对法军部队有过分之举，但责任并不在他。听说士兵们都很敬爱他。由于他行事大大咧咧，士兵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夫人”。还有几个勤务兵组长也一同上了“福尔班”号。莫瑞尔指挥官集合军官们在他的大客厅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也越来越深刻意识到此次远征使命的重要性。

此时舰队已经到达北塘，海岸平坦，岸上的景色无丝毫特别之处。几天以来，海浪一直很猛烈，汹涌的波浪给登陆造成很大困难。

8月1日，微风拂来，海面波平浪静，将军们决定就在今天登陆。

蒙托邦将军离开“福尔班”号，换乘一艘名为“天常”号的小炮艇，由海军少将沙内陪同，前往另一艘炮艇与英国的将军和海

军上将会合。英军将领无意在今天登陆，准备继续观望。但是蒙托邦将军打算在不远处一座桥下的围堤上登陆。蒙托邦将军想要抢在桥被清军拆毁之前登陆。英军将领最终同意了蒙托邦将军的计划。联军部队准备登陆。

下午三点，正是退潮之时。沿着船只潮湿的一侧，所有的炮艇和一路从芝罘拖来用作驳船的帆船上都是登陆的小分队。蒸汽艇已早早做好准备随时将炮艇拖到岸边。

首批登上海滩的大约两千人，包括有四排炮兵连，野战炮兵连，工兵连，野战医务排，还有两百名广东苦力也在小船上，这些苦力们竟然比我们的士兵更为兴奋和迫不及待。

英军也做出了同样的部署，派出了相同的兵力。

堤岸和海水中间有个缓坡，船只慢慢向前滑行，船身龙骨底部已渐渐离开海水。士兵跳下船，趟着海水向岸边靠近。天气酷热难当，泡个海水澡定然是清爽舒适。海滩的堤坝上，清军的骑兵正在集合部队。

此时，英法两军的将军们在炮艇上商议完毕后各自散开，一声炮响，登陆开始。

蒙托邦将军当仁不让要第一个冲上中国的土地，而且要亲自冲锋陷阵以鼓舞士气。蒙托邦指定杜潘中校、小蒙托邦还有我，随他一起搭乘一艘小艇，率领护卫舰的第一分队和第二营的五百名轻步兵开始登陆。

格兰特将军方面也做出相同的兵力部署。

船身龙骨在沙滩上吱嘎作响，我们跳进海水，紧紧跟在将军身后。

海水漫过大腿，由于水底地面高低不平，个子不高的一些士兵已经被海水淹到了腰部。冷不丁地泡在海水里，士兵们很兴奋，一

个接一个地笑着跳进水里，就像一大群青蛙似地在水里蹦来蹦去，没有什么比这番情景更有趣的了。当然，在海水里嬉戏时，士兵们不忘小心翼翼地将子弹盒抬高，把枪举过头顶以免枪弹被海水浸泡。

我们跳下船，脚底踏上地面的那一刻，就像触电似地浑身颤抖。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兴奋。英军的士兵兴高采烈地大叫：“好哇！好哇！乌拉！”呼叫声震耳欲聋。而我们的士兵则高声呐喊：“皇帝陛下万岁！”

但是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还得在水里再往前趟一公里左右。我必须承认这对我来说有点儿痛苦。我下身宽大的北非骑兵长裤就像灌满水的大葫芦一样，紧紧拽着我，腰带差点儿被拽下来。每向前迈一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拖着一百升水，真是举步维艰。但是我并未像其他人那样大声叫嚷，心中暗想绝不能掉队，不能服输。

趟水时，格兰特将军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务实的英国人，作为一个四海为家的军人，格兰特将军跳下水时先是不慌不忙地脱下长靴，小心翼翼地提在手里，以防沾到海水。然而不巧的是，他一脚踩进了一个深坑，脚下一崴，身体失去平衡，长靴忽地掉进了水里。

将军想重新站好，可是脚一碰到沙子和石块儿就疼得他龇牙咧嘴，令人忍俊不禁。至于长靴，它们悠哉游哉漂走了，就像两个漂浮在水面上的子弹带。有士兵帮将军把靴子捞了回来，靴子已经完全湿透了，可怜的格兰特将军真是弄巧成拙啊。

终于到了陆地上，大家就像淋湿的鬃毛狗，用力抖动身体以甩掉身上的海水。英军那边的情况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士兵重整队列，负责侧翼掩护的队伍从两侧散开，只待一声令下，全体出动。

此时堤坝上的清军骑兵消失了。将军下令登陆。第一批士兵已

经上岸，只剩下四排炮兵连还未登陆。卸了索套的战马兀自跑上岸来。四排炮兵连的登陆推迟至翌日进行。

士兵的野营装备还在船上，第一天晚上只有将军一人睡进了帐篷，其他人都露宿在星空下。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倒头就睡。可气的是，几匹日本战马却害得我们大半宿没睡。这几个家伙挣脱了木桩，挣断了缰绳，竟然跑到我们睡觉的地方来了。它们去嗅那些正在梦乡中的士兵，用鼻子在他们脸上蹭来蹭去，呼呼的热气把士兵们弄醒了。将近午夜时分，它们才被骑手们赶回马棚。终于可以安静睡一会儿了。我头枕马鞍，身子靠在将军帐篷的一根木桩上，迷迷糊糊睡着了。清晨两点钟，杜潘中校过来叫醒将军。其实将军睡得并不沉，即使睡着了，将军也是非常警惕的。杜潘中校向将军汇报打探到的北塘村情况。杜潘曾在墨西哥的反游击战中以勇猛果断而令敌人闻风丧胆。他独自一人进入北塘村，潜入到离大沽不远的两座最大的炮台，竟然连一只猫影子都没见着，由此可见，与我们的登陆点相背的一边，清兵早已撤退。杜潘探察完整座炮台，发现炮台上作防御用的武器不过是包着铁皮的木制炮。

凌晨三点，起床号吹响，露营的士兵们立刻爬起来。大家伙儿身子又麻又僵，赶忙跺跺脚，甩甩胳膊，活动活动筋骨。我们真是领教了中国北方的夜晚是何等的潮湿。看看地面上的露宿痕迹就明白了。被身子压住的地方发白，硬邦邦，干巴巴，周边是四肢的轮廓，身子外的地面呈褐色，湿漉漉，就像刚下过半个小时的雨。

俗话说好运梦中来。可我们远征军在中国患上的风湿病就是睡出来的。然而也就在那天，远征军里诞生了第一枚军功奖章，颁发给了一名确实配得上这几条杠杠的不起眼的英雄，遗憾的是，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

这名不起眼的英雄是一位随军护士。前一天，我们趟着海水往

前试探是否有硬实点的陆面时，将军发现朝偏右的方向走，地势更低而且地面也更加硬实。将军决定派人通知士兵们都朝偏右的方向走。而此时那位护士恰好在将军旁边。护士当时正忙着拽陷进泥浆的一头骡子，淤泥已经漫到了骡子前胸。将军命令这位护士站在一旁的小土丘上为随后而来的士兵指引方向。

诚实的护士谨遵将军命令在小土丘上开始站岗。但他一直守到天黑也没有士兵前来替班。可怜的护士无从得知当天的登陆是否已经结束，便继续站在土丘上。海水开始涨潮，逐渐漫过了护士的脚踝，膝盖，腰，一直到脖子。

所幸的是，傍晚时分涨潮的海水没有漫过护士的脖子。夜里，护士泰然自若地度过了第二次涨潮。翌日一早，天蒙蒙亮时，我们看到海水里冒出来一个人头，接着是肩膀，上半身，到最后终于看清楚原来是可怜的护士。他向我们走过来时全身都在发抖，牙齿冻得咯咯作响，脸颊冻得青紫，跟身上湿透了的制服颜色一样。我们赶紧给他找来一艘小船。一位下士再三保证是将军下令命护士回营，护士才肯上船离开。多么坚强的护士啊，而我们这些人刚才还一直抱怨睡了个露水觉！

我们笑着向将军汇报这个小插曲，将军竟然严肃地说：

“有什么可笑的?! 马上请护士来见我。”

将军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这位恪尽职守的护士，并让护士在营帐外稍等片刻。将军转身进了军帐，不过很快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枚军功勋章。勋章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勋章挂在黄绿相间的绶带上，将军亲自为护士戴上。护士的脸颊不再是青紫色，而是变成白色，接着又变成红色。兴奋的护士连蹦带跳地去寻找他的骡子了。按说这护士在海水里泡了一夜，性命肯定难保，然而将军的一番嘉奖竟然让他容光焕发起来。其实将军这样做并非单单是奖励忠

诚的护士能在异国他乡坚韧勇敢地与黑暗和波涛抗争，同时也教育了全体官兵，发人深思。

将军知道，率领我们这样一支几乎全由志愿兵组成的小型部队，在远离法兰西两万公里^①的中国作战，不需要士兵们做出什么丰功伟绩，也不怕他们轻率疯狂，最担心的是士兵不服从命令。怯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遵守纪律。这第一枚军功勋章让每一名士兵都深刻体会到，在将军麾下当兵，不论是否有勇有识，只要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当务之急就是要攻下北塘和靠近大沽口的那两个碉堡。与其说北塘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小城，村民应该不少于三千。如今大多数村民已在族长的带领下跑掉了，零零星星还剩下几家住户没有离开。剩下的村民寥寥无几，若无其事地在街上闲荡。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一小群人，虽身处乱世，却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反而会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大捞一把。

拂晓时分，工程兵已经探测完碉堡。将军叮嘱下属谨慎行事。清军虽然不战而撤，碉堡里面却是机关重重。两个碉堡被埋藏了炸药。地下还挖有好多坑，坑里埋藏了很多炸弹，脚一踩在炸药洞上覆盖着的小木板上面，木板下面的机关就会启动，炸弹立刻爆炸。

机关设置得可谓高明，但是却没派上用场，真是枉费一番心计。

究竟是什么传言把村民们吓成这样，把我们这些西洋人看作是凶神恶煞一般。这个聪明的民族被该死的政府灌了什么迷魂汤以至于如此仇恨我们西洋人？老百姓究竟听到了何等骇人听闻的谣言？或者更简单地说，清政府大放厥词说我们西洋人嗜血成性，杀人如

^① 此处原文为5 000法国古里，1法国古里约合如今的4公里。——译者注

麻，诡计多端，可是这些字眼用来形容他们自己岂不更为贴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老百姓把我们西洋人想象成了地狱恶魔。老实说，他们或许以为我们和杀人越货的中国强盗是一丘之貉？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们害怕家人、妻子和孩子被我们抢走，害怕被我们凌辱，他们为此而恐慌至极。北塘村村民的出逃就是这种恐惧的最好证明。而我在北塘村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可谓是这种恐惧的极端写照。远征中国留下的类似痛人心扉的回忆令我不堪回首。

二日清晨，部队开进北塘。村民于前一日撤离之时或许设下了炸弹之类的埋伏，为确保万无一失，参谋部的军官们带部分士兵到村中挨家挨户搜查，房屋，后院，还有花园，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施密茨上校和后来成为军务大臣的坎佩依少校，进了一户官宦人家。空旷的庭院和花园应该可以住得下整整一个兵团。走到正屋门口时，眼前的一幕让人呆住了。

一楼主厅的摆设完全遵照中国北方的习俗，一张大床紧靠墙壁。其实这张床是由砖头砌成的大炕。炕里面有个洞，用来取暖。炕侧面有个开口朝外，是炉膛口，整个冬天都靠它来取暖。炕上挂着帷幔，铺着绸缎被褥，摆着靠垫。火炕不只用来睡觉，吃饭也在上面。此时炕上躺着三位妇人，一位是老太太，衣着朴素，另外两位是年轻妇人，衣着华丽，其中一位容貌尤为俊美。

她们三人喉咙都已被割开，丝绸帷幔上的点点鲜血很是刺目。鲜血顺着炕沿淌到地面。她们的身体在做临终前的痉挛，喉咙还在嘶嘶喘气。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正在一旁玩耍，手里还摆弄着炕上年轻的母亲和大娘的黑色长发辫。炕上的绸缎被褥浸泡在血水里，两个小女孩在上面追逐打闹，炕上亲人面部的奇怪表情惹得她们哈哈大笑。浑身血污的两个小女孩令法国军官们想起邻居家身上

沾满醋栗果酱的顽皮孩童。

火炕对面，靠墙的柚木椅里坐着一位身穿绸缎长衫的男人，正凝视着眼前的惨剧，此人应该就是宅院的一家之主。男人虽然亲手血刃自己的母亲和两位妻子，以免她们遭受蛮族侮辱，然而却没有勇气对两个幼女痛下杀手，于是就拔出钢刀抹了自己的脖子。他坐在那儿，虽面无表情，却尚有气息。鲜血顺着脖子上张开的刀口流了出来，随着呼吸越流越多，顺着胸膛流至腿上，滴落在脚下钢刀上。

他右手摇晃着一把纸扇，赶走叮在伤口上汲食鲜血的苍蝇。渐渐地，扇着扇着，血液凝固了，由鲜红色变成褐色。

他倔强凶狠地盯着两位呆若木鸡的军官，忿忿而讥讽的眼神仿佛在说：“哼！你们这些西洋恶魔，你们也有被吓住的时候！”

施密茨和坎佩依把两名孤女带回营帐，托付给两位随军布道神甫。她们将会被送往上海，由那里的一家基督教慈善机构抚养长大。

几年之后，其中一个孩子去世了。另一个不久前成为修女。她现在应该还活着，或许正在她小时候玩耍过的火炕上给法国士兵疗伤，而这些士兵的父亲或许就是当年亲眼目睹这幕惨剧的法国军官。

面对此等惨剧，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他们如此恐惧以至于宁可痛杀亲人也不肯与我们共处。上帝啊！如若我们有人不幸落入清军手中，会落得何等下场？”

何等下场？答案不久便会揭晓。

在北塘这样的村庄里驻扎尽管会有很多的不便，但还不至于让我们很快就心生厌倦。然而目睹这些惨剧让人大倒胃口，只想快点儿离开此处。然而部队必须全部登陆成功后才可以开拔。水兵们紧

张有序地忙碌着，一切都如预期的那样进展顺利，但大家依然觉得度日如年。

首先，军营四周的污水散发出阵阵恶臭，约有四十厘米深的污水沟壑相连，形成一个令人作呕的臭水坑。另外，地面虽甚为潮湿，饮用水却极为匮乏。大部队人马都包括在内，每天需要约一百桶饮用水。将军已命海军运来军需饮用水，当地村民也会到四个小时路程外的地方去给部队弄些泉水。

村子里每家每户平时都会存留一些够自家使用的储备水。因为有地下水，所以村民们未曾修建蓄水池。不过家家户户屋檐下摆放着一些四五法尺高^①的大水缸，相当于蓄水池。多亏了部队里有一套通水管，再加上大家用水非常节约，所以一滴水也没有浪费。无论大雨、小雨，甚至是夜间的露水，我们都储存了起来。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天赋真是无可比拟。

当部队刚开进北塘时，村民家的大水缸里漂着被勒死的儿童，被割喉的妇女。水缸里的尸体头朝下，双脚冲上。可怜的村民恐慌至极，竟然选择一死了之。面对这些无辜的亡灵，我们犹如做了一场噩梦，大家原本憧憬的史诗般的远征顷刻间化为泡影。

进驻北塘第二天，柯利诺将军带领一支侦察队上了由北塘通往大沽的堤道，因为大部队必须通过这条堤道才能接近并夺下这座至关重要的炮台。柯利诺将军带领的侦察队有两千人，法英两方各一千人。侦察队带回了重要情报。

侦察队发现，堤道向右大约七公里处，有一处四周严密设防的清军军营。它应该就是当初在芝罘时伊格那替叶福将军提到过的那座军营。军营对面，堤道的另一侧，是一个繁华的市镇。

^① 法尺是法国的古长度单位，1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者注

侦察队和一队清军骑兵交上了火。清兵企图从两翼包抄，然后再实施包围。侦察队冲敌人发射了几枚炮弹，但敌人似乎不以为意。

柯利诺将军勘察完情况立即赶回营帐。法军侦察队有八名士兵重伤。而萨顿下士带领的英军侦察队也有八人受伤，英国人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

此时，炮声愈响愈烈，枪声亦越来越密集。蒙托邦将军担心侦察队兵力不足，命人立刻备马，火速带领一队炮兵赶去支援侦察队。刚上堤道，将军便迎头遇到回营的侦察队。

侦察队已将清军兵力打探清楚。虽然清兵军事装备落后，只有弓、军刀、长矛和寥寥可数的几支步枪，但是他们的英勇无畏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清兵的驭马技术颇为精湛。

天气酷热难当，日子格外难熬。夜间气温依然很高。我和另一位传令官，也就是蒙托邦将军的侄子德岗兹，我们睡在一楼的一间大厅，与将军休息的房间隔着庭院。

当晚，躺在中国人的砖炕上，我翻来覆去，热得睡不着觉，忽然间我想出一个可以降温的主意，不过这个主意后来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没有什么比泡个澡更凉爽的了，可是当时的情况，最实用的泡澡莫过于到院子的大水缸里泡上一泡。想到这儿，我马上跑到水缸旁，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一边，紧接着我爬上水缸，沿着水缸壁滑到水里，在里面泡了二十几分钟。直到这时，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当我从水缸里钻出来准备套上裤子时，突然感觉右大腿像被钢针扎了一下，随之浑身发麻，像是有人把一根烧得通红的钢针刺进我身体里，疼得我尖叫起来。

尖叫声把德岗兹吵醒了。

“德里松，怎么了？”

“让蛇给咬了，疼死我了。”

德岗兹在非洲当过兵，他根据经验判断说：

“应该不是蛇，肯定是蝎子。你慢慢把衣服脱下来。那家伙应该还在你衣服里。”

他点燃了蜡烛，我一点点儿地脱下衣服，果不其然，从可恶的肥筒北非骑兵裤里，慢悠悠爬出一只大蝎子，还耀武扬威地朝空中挥舞着大毒刺。这家伙浑身暗绿，通体的黑色条纹，丑得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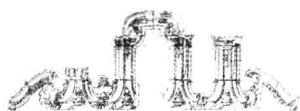
这可怕的毒虫却没有吓住德岗兹，他让我把蜡烛拿近点儿，先是用东西挡住了蝎子的去路，然后从梳洗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咔嚓一声，蝎子的毒刺被剪掉了。随之德岗兹用手指把蝎子碾个稀巴烂，弄成一团，或者更确切地说团成药膏状，遂即抹在了我大腿上的蜇伤处，然后他用手指轻揉，一直揉到蜇伤处的皮肤渗出血珠。

“瞧，这样就好了，”德岗兹说，“我跟阿拉伯人在一起呆过，他们说蝎子身上就有蝎毒的解药。阿拉伯人都这么解蝎毒。”

这方法能起作用吗？至少那会儿我是不相信，因为我的伤口肿胀发麻，疼了足足两天。

在北塘逗留期间，正赶上海水涨大潮，远征军可是吃够了苦头。军营四周全是水，只有一条堤道通往大道。每两天就下一场雨，像非洲的雨季一样，不是倾盆大雨，就是大雨滂沱，两脚一踩出去，登时就陷进臭烘烘的黑泥浆里，淹没至膝盖。

被困在可恶的烂泥潭里，将军的心情也糟透了，急于尽快离开这鬼地方。于是，将军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最终决定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一举攻破柯利诺将军探查到的敌营。



第6章

大沽炮台

进攻定于8月21日。20日夜里，远征军在周围的沟渠上架了几座桥，以便通往外面的平地。

架桥时，敌营里放了一通奇怪的烟火，把夜空照得通亮。接着，又往我军营地一阵炮轰，所幸的是，炮弹对架桥未造成任何干扰。

21日早晨，英军统帅首先选择从右边进攻，——因为按照约定，联军双方将军轮流选择行军和战斗阵地，——我军则由运河一侧进攻，数日大雨把河堤冲得泥泞不堪。

本茨曼上校率法国炮兵团打前锋。谁冲在前面，谁就打头炮。距清军第一个炮台一千五百米处时，炮兵团排好大炮，开始发炮。清军也用炮弹猛烈回击。

清军炮台的炮楼上有几架重型大炮，若想一举攻下绝非易事。如若想越过它去攻占科利诺将军探查到的军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我们参谋部的几名年轻人首次接受战火的洗礼。施密茨上校带领的特遣突击队随后赶到，与清兵展开了剧烈的肉搏战。相比之下，我们几名年轻人之前的军旅经验微不足道。不过，大家感觉头

顶上有阵阵凉风飕飕而过时，便本能地低下头。我们几个都知道，这可不是在法国乡村节日上玩滚球游戏，那可是敌人发射过来的炮弹。上过战场的人当然知道如何躲避流弹。每躲过一个流弹，我们就情不自禁欢呼雀跃。

将军就在离我们不远处，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回过头冲着我们说：

“孩子们，小点儿声。”

将军的口吻如父亲般慈祥，但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所有新手——包括我在内——立刻夹紧马蹬，挺直身子努力克制住内心不由自主的激动。然而刚往前冲出几步，大伙儿激动不起来了，清军的炮弹一阵比一阵猛烈。

然而，眼前的美丽景致令大家愣住了，甚至忘记了危险。

别忘了，现在是在中国的白河左岸，远征军正在河口上从背面攻击大沽炮台。这边岸上，共有两座炮台。它们的外形或许不会让你们感兴趣，因为完全是仿欧式建筑，和我们法国人在自己国家所看到的炮台十分相似。檐口泻水坡、路堤、棱堡、堡间护墙、梯形墙、半月堡……简直是一模一样。

此时炮兵团已经就位，正在轰炸两座炮台中最近的那一座。

联军的联合舰队，已经停泊在河口两岸，正从左右两侧轰炸两座炮台。滚滚白色浓烟中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这是联军从陆地上向清军炮台发射的炮弹爆炸声，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次攻击。前面我曾提到，清军一直以为联军会从海面发起进攻，却丝毫未料到联军会登陆从侧面攻击炮台。清军慌忙改变战略，调转大炮的炮筒方位，但是炮筒太重，转动起来绝非易事。当时，大炮炮架底座的设计远没有现在的技术精密。如今的大炮，只需一人即可调转角度，操纵杆一按下，钢铁怪物就会像陀螺似地

灵活旋转。

清兵一时难以调整好炮筒方向，根本无法打中联军舰队。炮台发射出的圆炮弹就像是在向联军鸣礼炮。清军虽然铆足了劲儿朝联军部队发射炮弹，但是却像新猎手在打一群山鹑，放了几枪，却根本就没有瞄准，也没有观察清楚山鹑会飞往哪个方向，结果是白白浪费弹药。清军此时的状态正是如此，虽然大炮对准联军部队的方位，但是每发射一发炮弹时，炮筒还未被调整好方向，炮弹便已经飞将出去，结果是打在了空地上，因为联军士兵已经变动了位置。联军部队从营到连再到排，士兵就像在走“之”字形似地东躲西挪，便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清军的炮弹。

然而清军的炮火绝非毫无威胁。

我亲眼目睹联军中有士兵被炸得血肉模糊。刚才还在和你讲话的战友，突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炮弹击中，被炸得肢体横飞，这是何等的残忍与痛苦！

以往，我只是想象过战争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却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然而，在战场上见到的第一件事情就令我大吃一惊。一名伤员冲将军叫嚷，出言不逊，而将军竟然不以为意。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将军带领一个兵团向炮台进攻，他正同指挥官多米尼切·迪尔格商议之时，一串炮弹呼啸而过，其中一发炮弹打在右边，另有一发落在左边，最后第三发炮弹落在并排向前的队伍正中间。

炮弹在队伍里炸开了花。

“集中靠拢！”将军急忙下令。

队伍迅速靠拢，继续向前。

队伍末尾有一名士兵躺在地上，左腿已被炮弹炸飞。

两名士兵将其搀扶起来，将军走近看伤势如何。此时随军医生

赶到，跳下马，蹲到伤兵身边，打开医药箱，箱子里手术刀闪光铮亮。可怜的士兵疼得呜哇乱叫：

“哎呦，上帝！哎呦！上帝！”

将军弯下身来对他说：“我的孩子，勇敢点儿！十字勋章会让你忘掉痛苦！”

伤兵气呼呼地说：“奶奶地……去你的破勋章……老子不稀罕……还老子腿！”

将军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以前我只在竞技场和赛马场看过角斗，像眼下这等情形，我原以为受伤的士兵会站起身高呼：“皇帝陛下万岁！”

没料想结果竟然如此，我目瞪口呆，惊愕不已。

炮声轰隆不断，身后不远处竟然传来阵阵啜泣声。是一名十四五岁的英国男孩，穿着像是显贵人家的仆童。男孩在哭，左手托着被子弹打穿的右臂，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医生。这可怜的小家伙，十有八九是英国女王的一位绅士军官的随侍，军官本该把他留在后方，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英军炮兵部队也已列好大炮，正在轰击清军炮台。平原上沟沟渠渠，上面不得不架上层层厚木板，炮兵部队行动有碍。英军炮兵非常壮观，炮比我们的大很多，马是漂亮的印度马。一架大炮被四匹马拉着从我们右边飞奔而过。前面出现一道壕沟，这些家伙们跑到壕沟前就停住不动了，炮兵驭马再次向前冲去。

四匹马再次冲刺，拼命地往前冲，大炮发出刺耳的金属撞击声，终于跨过沟渠。可就是在越过沟渠的那一刹那，炮身猛地飞蹦了起来，重重地砸在了马套上，四匹马顿时相互撞在一起，炮身止不住地继续冲了出去。顿时乱成一团。

“要了马的命了！”将军嚷叫道，立刻打马飞奔过去。

显然，战马速度飞快，停下时，因为惯性，后面拖着的大炮一时难以停住，就像一场危险的马戏，弄不好脑袋折断，胳膊腿摔折。

大家急忙赶到战马旁边。不一会儿，马匹站起身来，此时马套已修好，骑兵又上了马鞍。随着两声洪亮的“驾，驾”声，战马又飞奔而去。

此时，清军炮台上空，一缕烟云卷着火焰和大片黑雾冲向空中，紧接着响起巨大的爆炸声。

“肯定是火药库爆炸了。”将军说。传令柯利诺马上带队出发。

柯利诺带领特遣突击队向炮台发起进攻。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双方一直在枪战，清兵殊死抵抗，一时难决胜负，必须尽快转变战局。

炮兵部队停止轰炸。柯利诺率突击队快速穿越炮兵阵地，后面跟着登陆连队的两百名水兵、工程兵，海军陆战队的连，步兵第二营队的两个连，最后是扛着云梯的中国苦力。

按合约规定，苦力负责突击队行动时搬运云梯，但是不必上阵杀敌。

“备好云梯！”柯利诺命令道。

但是苦力们却和士兵起了争执，除了搭云梯，他们坚决要和士兵一起作战。估计这次轮到他们对着炮弹兴奋、激动地喊叫了。苦力们个个跃跃欲试，然而他们只是些普通的搬运工、农民、老实巴交的百姓……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们。事后大家都说这些苦力真是一根筋！勇敢的柯利诺带领突击队冲向炮台，士兵们前仆后继。

一眨眼功夫，苦力给壕沟搭建上厚木板，突击队很快越过了第一道壕沟，炮台越来越近。炮台上的清兵向突击队猛烈扫射，突击队顶着枪林弹雨继续向前冲。

炮台下第一道壕沟内插满了竹子，这种竹子坚硬耐火，竹尖被刻意修剪得非常锋利，一排排竹尖像是野猪身上的棘刺。突击队费了一番工夫才通过这片竹子阵。厚木板刚刚被架在第二道壕沟上，两名架桥兵便遭炮台上清兵射杀身亡。突击队迅速通过第二道壕沟。接下来的第三道壕沟虽然较窄且浅，但却颇为危险，两侧坡奇陡，布满铁蒺藜和竹尖。

最后，苦力们把云梯搭上城墙，突击队员像猴子似地迅速爬上云梯。苦力们也个个斗志昂扬，腰里别着从壕沟里拔出的竹子，紧跟在士兵身后爬上云梯。

突击队发起猛烈进攻。清兵拼命负隅顽抗，最后一颗子弹被射光后，清兵拿起石头，或者随手操起什么东西砸向我们的突击队士兵。必须承认，清军虽然败局已定，但其顽强抵抗的战斗精神相当令人敬佩。

突击队终于攻下炮台。我们的水兵占领了路堤，接着也冲进了炮台。战斗结束了。炮火熄灭，战场一片寂静，只有远处海面上的军舰还继续朝其他炮台开火。至于刚被攻下的这座炮台，城墙上正迎风飘荡着法国的蓝白红三色旗。

我军伤亡惨重，大家准备清点伤亡士兵的具体数量。至于清军，斜坡上，壕沟里，布满竹尖的河岸上，甚至是河岸边的田野里，处处可见清兵尸体。

有几名伤势不重的清兵藏在水沟里，脸露出水面以便呼吸，这帮鬼滑头以为骗过了我们的士兵。

还沉浸在激烈战斗状态的士兵们发现了水沟里藏着的清兵，个个跟孩童似的对水里可怜的清兵搞起恶作剧。清兵脑袋一露出水面，士兵们就故意拿枪瞄准他们，见此情景，清兵又赶紧潜入水中。不一会儿，他们的脑袋再次探出水面，士兵们马上举枪瞄准，

清兵只好又急忙潜入水里。指挥部进入炮台时，士兵们正围着水沟玩得不亦乐乎。将军制止了他们，残忍的恶作剧总算结束了。

跟随将军进入炮台时，眼前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清军的伤兵正排队等待医生包扎。

随军医生正在城墙后面一间小屋里救治伤员，这间屋子可能是清军某个将领的居室。很快，一大群受伤的清兵围了过去，让医生为他们截肢。有人要求截胳膊，有人要求截腿。

这些伤兵在屋子门口排成队，就好像在巴黎剧院门口排队等候的观众。行动不便的伤兵由同伴抬着，渐渐的，队伍变短了。

不到一个小时，截断的胳膊和腿已经在门前堆成一垛。断肢垛旁边是排队等待截肢的清军伤兵。

清兵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好像对苦痛已麻木不仁。医生从容不迫地对这些人肉机器开刀，我在一旁看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我敢肯定，在此期间无一名清军伤兵喊疼。不过说实话，也无一名清兵向医生道谢。

部分清兵在炮台陷落之时未来得及逃跑，他们聚集在一旁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他们的武器扔在地上，堆成一堆。上帝！这哪儿是武器啊！有一些是弯把子的火绳枪，很旧，样子还很奇怪，使用起来既不方便，又无杀伤力，其中大多数都涂了一层红颜色；还有一些则是弓、弩、标枪和几把坏刀。我暗自发问，清兵就用这样的家伙什把我军打得伤亡惨重？其实原因并不在于清兵武器高明，而是他们背水一战的无畏精神。比如，清兵在破旧的城墙上空手掀翻云梯，用枪、炮弹、石头，甚至是我们发射过来的炮弹碎片投掷突击队。

在城墙上殊死抵抗的清兵全部英勇就义。

我用脚尖踢了踢堆放在地上的武器，发现其中有一把形状奇特

的弩，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叫左轮手枪弩。在弓弦上方，是装满箭的一个小圆筒，旁边有一个铁制操纵杆用来拉紧弓弦。弓弦拉紧之时，小圆筒内的箭自动弹出，进入卡槽，这样就不需再动手为弓弦续箭。

适才火药库爆炸时，炮台内的营房墙壁被炸裂，此时这些营房内挤满了伤员和垂死的清兵，他们不容我们靠近，也拒绝接受医生治疗。我们稍一接近，这群清兵顿时沉下脸来，神情绝望地背转过身。火药库爆炸后，地面上出现一个约十米深的大坑，犹如张着大嘴的火山口，更像一个巨大的漏斗。

深坑边上有一块大石头，石头旁边躺着一名受伤的法国士官，他双手使劲扣在石头上，嘴里发出嘶嘶喘气声，身体因临终前的痉挛而蜷曲成一团。我走近一看，是布朗盖·度谢尔，他应该是随杜潘中校的队伍首批进入炮台的。度谢尔是博韦上尉的副官，负责指挥工兵排及搬运云梯的苦力。作战时，度谢尔勇猛得像头狮子，爬云梯突击炮台时连中三枪，一枪打在大腿，另一枪在腹部，第三枪在脚踝。但度谢尔毫不畏惧，犹如身披钢盔铁甲，继续英勇地向城墙上爬去，挥动大刀砍向敌人。爬至城墙墙脊时，度谢尔肋下被清兵刺了一刀，但他依然挥刀向前。一群清兵围了过来，其中一名清兵一刀砍在度谢尔脸上，度谢尔的嘴巴顿时从左耳根裂到了右耳根。

我连忙把度谢尔挪到一个地堡内，把他安置在床上，并给他盖上我的呢斗篷。可怜的度谢尔不一会儿便气绝身亡。由于临终时肌肉一直在痉挛，他弯曲的双腿极度僵硬，我根本无法将其弄平展。

度谢尔，壮烈牺牲的英雄！依照惯例，战友们打开了度谢尔的随身挎包和简朴的军官旅行箱，发现里面有一对崭新的肩章，包裹得极其仔细，这是度谢尔从法国带来的，他满心期望能在战场上被

提升为少尉。

和在新河时一样，我们在清军将领营帐内也见到几具尸体，又是一些身居要职的军官割喉自刎。这种自刎行为似乎在中国颇为流行。而日本人则更喜欢切腹自杀。真可谓是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割喉或切腹的行为委实令人费解。不过说到底，都是在逃避责任。

其中一具尸体的穿着看似官阶较高，大概是清军的高级将领。服装极为华丽，帽子上佩有孔雀翎。后来我们得知此人是左岸炮台清军统领。

孔雀翎装饰有何寓意？清朝官员官帽上大多装饰有数十根孔雀翎，雀翎根部朝上，由帽顶上的珠子固定，而帽珠则象征着官阶。一根根孔雀翎层层相叠扎成一束，拖在帽后，最后一根孔雀翎最长，覆盖于其他雀翎之上。

清朝官员官帽上孔雀翎的毛翎眼^①数量不同，官员的官阶也就不同，同法国的荣誉勋位奖章一样有不同等级之分。

官帽上饰有花翎的属于第一等级的官员。再稍低等级官阶的官帽则饰有其他动物的尾巴，如狐狸尾等^②。相比之下，我们欧洲的彩色丝质勋章绶带比他们的官帽高雅文明多了。感谢上帝，彩色丝质勋章绶带的魅力足以激发我们的雄心壮志，誓死为国效力。

统帅蒙托邦将军派我审问清军战俘，他们欣然作答。据战俘讲，突击队进攻炮台之时，守护炮台的大部分清兵见抵抗无望便临阵脱逃了。突击队不愧为作战先锋，不一会儿功夫就打得清兵落花流水。

此外，在此次攻打炮台的战斗中，舰队也功不可没。陆上部队为突击队作掩护，海面舰队则趁机炸毁了右岸炮台的弹药库。而英

① 指孔雀翎上眼状的圈，一个圈叫一眼。——译者注

② 清朝官帽翎枝分花翎和蓝翎两种，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蓝翎为鸚鸟羽所做。——译者注

军部队也一直在奋勇杀敌。

法军部队进攻右岸炮台之时，英军部队正在攻打左岸炮台。但由于英军行动稍有滞后，因此遭遇的反击不甚猛烈。

清军共伤亡一千名士兵，法军死伤约两百名士兵，英军损失同法军相差无几。

蒙托邦将军极力主张继续作战，趁清军士气低落一举攻下第二座炮台——于家堡炮台。远远望去河面上有多艘敌船，上载大炮、武器弹药、伤兵和尸体，如若乘胜追击，时机颇为有利。

追击行动必须同英军统帅商议，而英国人执意先让部队稍作休整。双方统帅在几步开外之处讨论蒙托邦将军的提议。蒙托邦将军嘴里含着一根麦秆，不耐烦地等待着商议结果。将军转身低声向柯利诺表示祝贺。柯利诺右肩肩章在突击炮台之时被清兵子弹打掉一角。柯利诺的勇敢无畏与机敏沉稳无人可比，颇令众人钦佩。身为两星旅长，柯利诺依然亲自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由此可见当年他在克里米亚服役期间是如何凭借骁勇善战而成为佐阿夫兵团的英雄上校。

英军统帅的态度颇为暧昧，蒙托邦将军疑窦顿生，猜测其后必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可怜的将军重任在肩却无可奈何。将军嘟嘟囔囔埋怨英国人：“英国佬打仗厉害没得说，可是动不动就要休息，休息。干点儿活就嚷着要吃饭。”

将军的抱怨不无道理，稍后我会解释其中原委。将军的猜测绝非无中生有，因为将军于翌日在英军军营偶然得知了事情的真相。法国的外交使节葛罗男爵呆在法军军舰上无所事事，而英国一方的外交使节额尔金勋爵却连同英军参谋在他们的军舰上接见清朝官员。他们给额尔金带来一封巡抚的亲笔信，信中要求双方停战。

此事证实了蒙托邦将军的猜测，英军格兰特将军犹豫不决的态

度也就不言自明了。蒙托邦将军对此怒不可遏，当即致书军务大臣。书信文字由我为其抄写整理，其中一句话我依然记忆犹新，将军如是说：

如若清人蔑视法兰西帝国，对我方置若罔闻……

历史是如此奇特。二十五年后，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外长阿诺托，同时也是位史学家，在致清政府的回函中也用了此话。

将军在信中明确表示定然要狠狠教训一番清朝政府。将军不想让英国人参与此事，因为他怀疑英国人在暗中搬弄是非，挑拨清朝政府，否则法军不会遭此羞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法军之所以能攻下清军炮台，法兰西帝国的三色旗之所以能够抢先插在炮台城墙上，所有这些绝非偶然，毕竟英军士兵勇猛战斗，功不可没。

最后，将军决意下令派几名军官前去探察右岸炮台的情况。右岸炮台距刚刚攻下的左岸炮台约两千米。

探察队行至不远处便遭炮台清军猛烈炮火袭击。清兵用重型步枪扫射，还连发了几通炮弹。

探察兵回来向联军将军们汇报敌情，就在此时，大家发现远处炮台主塔楼城墙上升起一面白色大旗，着实令我们大吃一惊。

联军决定立即派遣代表前往清军炮台谈判。法军派出杜潘中校，英军派出格兰特上尉，巴夏礼先生作为翻译兼副官随同前往。联军代表行至第一道壕沟河岸时，忽见一艘小船疾驶而至，船上载着清军谈判代表。清军方面不想让联军代表进到炮台内谈判，便前来联军营地进行谈判。

双方先是礼节性寒暄片刻，紧接着，清军谈判代表要求会见大

使。提出此要求之人官阶较低，联军代表告知大使不在此地。

“遗憾，遗憾。”此人答道，“我方有几封信面呈大使，其中包括联军进入白河的许可，前提条件是必须停战。”

中国人在外交上可谓是老谋深算。最近的北圻^①事件，中国人的外交手腕可是令法国人吃尽了苦头。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外交手段：条约已经签订完毕，上面明确规定中国必须割让相关土地，不曾料想中国人却背信弃义迟迟不肯履行条约。双方继续交战，法国军队伤亡惨重，中国人提议修订条约，提出对法国给予战争赔偿。法国公使断然拒绝，部队向前挺进，继续交战，最终结果是法军人财两空，无奈只得接受中国人的条约提议。中国人狡猾至极，条约竟然对赔款一事只字未提，害得法军得不偿失，连连叫苦。

当时的中国人比如今更为狡猾，不仅诡计多端，而且善于拖延时间。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会为了外交文件中一个逗号的位置而耗费十八年时间。耗再长时间他们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不着急。这种散漫的态度其实就是在彰显北京宫廷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同罗马宫廷有些相似。出于所谓的忠诚，罗马的红衣主教们和北京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行事方式如出一辙，他们对付外国使节的招数就是连哄带骗。

而中国人更胜一筹。当然，我绝无意贬低西洋外交使节，但是说实话，倘若一位来自哥本哈根或者斯德哥尔摩的使节同清政府谈判，如若他不了解清朝官员有多么奸诈，势必掉进他们的陷阱。

此时，清军谈判代表开始耍起伎俩，联军代表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这帮家伙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不同意；让步，

^① 北圻，法属印度支那时期，“东京”（英：Tonkin，越：Đông Kinh/東京）常被西方人用来指代以河内为中心的越南北部地区。越南人称其为“北圻”。——译者注

不让步；写上一个条款，划掉一个条款；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一会儿又要附加条件。折腾来，折腾去，出尔反尔，让人捉摸不透。

庆幸的是，英军的巴夏礼颇为机敏，知道应该用何等手段对付这帮小丑。巴夏礼很快便掌握了主动权，明确告知清军代表，呈送大使信函毫无实际意义，联军要求的是清军投降，交出炮台。见此情形，清军代表终止了谈判，扬言他们即刻返回炮台恭候联军进攻，还宣称炮台内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充足，清兵将英勇奋战誓死守卫炮台。

说完，清军代表拂袖而去。

蒙托邦将军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下令即刻开战。

“我们已经错过一个宝贵战机，”将军说，“此次绝不能手软！”

事实证明蒙托邦将军当初坚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此次英军统帅想出一个主意，下令让士兵用饭，趁士兵吃饭的当口，联军再次派代表前去通知清军——倘若两小时后清军仍不投降，联军将开火宣战。

蒙托邦将军也同意这一提议。联军代表们马上返回左岸炮台营地稍事准备，随后乘船前往右岸炮台。上岸后，联军代表颇费一番口舌才获准进入炮台。接见联军代表的是一位官阶较高的清军将领。

此人貌似英武果敢，其实甚为狡猾。他恳请联军先勿开战，他即刻派人给大使送信，即上文提到的书信。显然他是在借机拖延时间。

联军代表再次表明，如若两小时后清军不撤离并交出炮台，联军部队立刻进攻炮台。

“好啊，那就打吧！”他猛地站起来，把手里的毛笔狠狠摔在桌

子上，“我们炮台里有的是大炮和弹药，你们来打吧！”

两个小时已过，联军部队开始准备作战。一位英国摄影师趁此间隙拍下几张炮台照片。

四周寂静无声。联军士兵由左岸炮台向右岸炮台进发。一旦清军开火，联军大炮将立刻反击。然而依然是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见此情形，联军统帅们顿时担心起来，怀疑敌人按兵不动，意在引诱联军士兵靠近炮台，然后对联军狂轰滥炸，一举歼灭。

联军部队此时距离清军枪炮射程已不远。博韦上尉带领工兵排继续前进，为第一道壕沟架上厚木板。工兵排顺利穿过壕沟，柯利诺带领突击队紧随其后。博韦的队伍很快又通过第二道壕沟。我们随将军跟在突击队后面，暗自担心悄无声息的清军是否酝酿着可怕的阴谋。炮台上的大炮清晰可见，清兵为何迟迟不开火？就在此时，柯利诺将军已经带领突击队爬上炮台的城墙。

两分钟后，炮台门大开，第一作战旅排成纵队开进炮台。我们随后进入炮台，眼前的景象大出所料。

炮台内清兵约三千人，黑压压一片，聚在那儿一动不动。武器被扔在地上，堆成一垛，这大概是清兵的习俗吧。他们在营垒内静静地看着联军进入炮台。

奉将军的命令，我上前询问战俘谁是清军首领。

“我们没有首领。”有人答道。

“那别的军官呢？”

就在这时，有三名战俘从队伍里走了出来。看他们的穿着，官阶很低。据他们交代，清军的统领在左岸炮台弹药库爆炸时已经身亡。我想应该就是我们攻占左岸炮台时见到的那具头戴孔雀翎的尸首。据这几位战俘交代，没有皇帝的诏书，无人胆敢擅自指挥部队，清军统领必须由天子下诏任命，倘若有人斗胆擅做主张，那便

是欺君之罪。他们还说：

“就连天子任命的统领都未能守住炮台，下级将官自愧莫如，无人敢代守。”

清军等级森严，此番回答颇有道理。三名战俘跪在地上，捶胸认罪，痛哭流涕，哀求将军释放右岸炮台内所有清兵战俘。

蒙托邦将军没有立即给予答复。就在此时坎佩依少校过来对将军低声说：

“将军，在下带人乘船去河对岸的南炮台劝降，您意下如何？”

坎佩依的提议很有胆识，蒙托邦将军虽颇为赞同，但一时不敢妄下决定，毕竟事关重大，危险重重，将军不想让手下作无谓的牺牲。将军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嘴里支支吾吾，未置可否。

坎佩依少校没再多言，转身离开。他登上小船，身后跟着古斯上尉。古斯上尉现如今在军务大臣坎佩依手下做参谋长。

当英国人发现我们的两位军官乘船上了白河，也立刻派两名军官跟随其后，一位是格兰特上尉，另一位是将军副官安森。安森现如今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巴夏礼依然作为翻译随同前往。

这几位英国人很是实用主义，上船前往口袋里塞了一面英国国旗；不过，口袋里的国旗后来根本没派上用场。

坎佩依一行人刚出发，倾盆大雨便劈头盖脸浇落下来。从早晨起，天空就一直乌云密布，暴风雨似乎随时而至。此时狂风卷着暴雨扑向炮台和四周的田野。地面一眨眼功夫被雨水浇透，变得泥泞不堪。傍晚时分，联军准备返回左岸炮台营地之时，法军的大炮已陷入淤泥，被埋至车轴位置，而英军也有两门重型大炮深陷泥坑，几名炮兵一时半会儿拽不出大炮，只好作罢。看来今天他们只好守着这两尊铁家伙搭帐篷过夜了。

倘若暴雨提前几个小时，联军就会遭遇惨败。

历史上曾有众多著名战役，军队仅仅因为遭遇恶劣天气而一败涂地。传奇故事中也不乏呼风唤雨的神帅，或者是能令沧海变桑田的奇将。然而我们毕竟都是凡夫俗子，即使是精于用兵的拿破仑，在远征俄罗斯之时不也被一场大雪打败？征战戛纳的汉尼拔的部队不就是被一阵沙尘风暴击退？还有马赞达战役，战场上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吹得奥地利人顿时睁不开眼。恶劣的天气犹如麦克马洪元帅带领的部队，所向披靡，打得敌人落花流水，节节败退。

总之，就在那天，只需几个小时，我们的整个远征计划就会在暴雨中夭折。

联军未动一枪一炮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右岸炮台。如若清兵开火，如若右岸清军士气并未因统帅身亡而低落不振，如若右岸清军趁联军进攻左岸炮台之际从侧面偷袭，同左岸炮台火力汇合，那么炮台脚下联军士兵肯定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若进攻右岸炮台之时暴雨突至，联军肯定全部被困在白河岸边。

蒙托邦将军和我们一起在地堡里避雨，或许他也如此这般设想，因为他一连感慨了三四遍：

“总而言之，我们这次撞了大运！”

坎佩依上校等冒大雨急匆匆赶到北直隶总督府，总督统管本省官府和军方事务。总督府的官员显然又要起滑头，告知联军代表总督不在府内，由总督下属代为接待联军代表。这帮家伙开始和联军代表闲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总督定是故意避开了。随同翻译巴夏礼当下识破对方诡计。在巴夏礼暗示下，联军代表严正声明：倘若总督再不出来会见，他们立刻回营，一切后果由总督本人承担。

联军代表的强硬态度着实令总督府官员害怕了，看来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对付他们的鬼花招。总督逃避不过，只好硬着头皮来

见联军代表。总督进来时，身旁簇拥着五十几个属下。总督殷勤接待了联军代表。代表要求右岸南炮台清军投降撤离，双方僵持不下。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就这么白白浪费，联军代表只好宣布谈判破裂，随即起身准备离开总督府。

总督府的官员急匆匆跟上前来，把坎佩依上校等人请回屋内继续谈判。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两次，双方又谈了两个小时，总督才肯签署南炮台投降书。总督是位举止不俗的老者，从其举手投足可以看出此人出身显贵。当联军代表准备离开之时，总督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联军交还阵亡的炮台统帅尸首。联军代表欣然许诺。翌日，联军代表返回新河营地，将士们原本以为他们已惨遭杀害，见到他们安然无恙回来很是惊喜。

显然，这几座炮台仍具备较强的防御能力，然而清军部队之所以投降，原因在于清兵士气一蹶不振。而清兵士气低落则由统帅身亡引起。据说阵亡的炮台统帅是僧格林沁的胞弟，而僧格林沁是清军陆军统帅。下面是联军代表们从总督府带回的文件，由巴夏礼翻译如下：

北直隶总督恒福致英法联军投降照会书

为照会事。本月初五贵国水陆二军已占我后路炮台，是贵国善能攻占，我军情愿服输^①。为此照会贵大臣不必用兵，我军遂将撤离南岸炮台，并移交两岸炮台及所有武器弹药与防御营地。

我军日后派遣官员协助贵军排查炮台内所埋地雷，及河道

^① 恒福为认输求和事给英法照会底稿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四），第5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本书中巴夏礼所译照会与丛刊中收录的照会底稿内容有所出入，故译者只摘用照会底稿开头几句内容，其余则遵照本书原文。——译者注

内所设秘密防御机关，以免贵军遭遇伤亡。自炮台投降之日起，双方停止本地一切战事，不得给本地居民造成任何财产及人身损失。

咸丰十年七月初五

（照会由巴夏礼先生译为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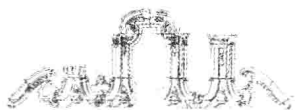
按照英军格兰特将军和法军蒙托邦将军之间的协议，所有战利品一概平分。法军于当日清点了炮台内所有物品，共缴获有一百八十五门大炮，包括六十五门大口径铜炮，四十三门小口径铜炮，七十七门小口径铸铁炮。

战利品被清点完之后，按照约定，英法两军平分了战利品。蒙托邦将军返还给了英军几门大炮，它们是去年英国海军战败时丢在白河口的，后被清兵捞了出来。

清点出的战利品中还有一百多面军旗，但未将其登记在册，毕竟在中国并不像在欧洲战场上那样，军旗具有非常重要的寓意。

次日，8月22日，联军畅通无阻开进白河。参照蒙托邦将军绘制的详图，海军少将沙内致函海军总部汇报远征军突破清军层层防御工事的经过，大概内容如下：

清军炮台外所设首道防御为坚硬木栅栏。第二道防御为埋伏于海底的双层铁蒺藜，海水退潮之时方见铁蒺藜露出地面。铁蒺藜粗如船锚，重约十五至二十桶葡萄酒。第三道防御在水面上设有一排圆桶，由长铁链远远拴至岸边。第四道防御外形与第二道防御的铁蒺藜相似，但稍细几分。最后两道防御为铁链与绳索连结的小船和厚木板，连通河口两岸，河岸两端甚为坚固……



第7章

埋伏

两天前，联军遭遇袭击，中了清军的埋伏。在名为通州的小镇，联军几名士兵不幸丧命。

但是在此期间我恰好赶去天津搬救兵。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联军到达河西务之时，我已离开蒙托邦将军前往天津，联军抵达通州之前，我仍未返回，而联军之所以赶往通州，是因为大使们商定将在通州与清政府重新谈判。

如前所述蒙托邦将军已对英国人心生芥蒂，当英军向清政府提出联军部队将大举开进北京的要求之时，蒙托邦将军便指责英军的要求过分。将军本能地察觉出事情有些异常，心下暗想必须尽快控制局面。

联军离开河西务攻占通州之前，怡亲王载垣派两名信使快马加鞭给葛罗男爵送来急书一封，内容如下：

葛罗男爵，阁下于九月十二日信中提出进入通州，我方无异议，将给予配合。恳请阁下的部队在杨村、庄村和河西务扎营，勿再向前行军。按照天津条约，请阁下携少量随侍，勿

带武器，前来通州与我方商议合约条款。阁下若无异议，我方即签署盖章，阁下随后即可启程赴京更换条约，以免延误时间。我方将为阁下准备赴京所需车辆马匹。请阁下提供随行人员数目，以便我方准备。

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

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三日

葛罗男爵竟然天真地以为事情进展顺利，一切即将结束。自从部队抵达天津，可怜的男爵，头脑发昏，先是上了英国人的当，现在又中了清政府的诡计。可见，尽管清朝官员已多次耍花招，但葛罗男爵仍未从中吸取教训。

但是后来葛罗男爵率队行至距通州八公里处时便停军驻扎了。再后来蒙托邦将军于9月18日在高村营地致函军务大臣汇报了此事。

原来在距离通州约三十公里的河西务联军营地，统帅收到大使来函，获悉事情有变。按照最终协议，联军部队不得前往通州，必须停驻在通州以南约十公里处，因为清政府将派钦差大臣前来此处与联军会谈，然后清政府将派一支卫队护送大使赴京交换文书。

随士兵遵照大使指示，听从葛罗男爵命令，毫无防备地在约定地点驻扎下来。不曾想这一决定将给联军造成致命的严重后果。

蒙托邦将军他们讨论商定，认为派人前往为葛罗男爵等人运送日常必需品应该不会有危险。于是下令派人前往，其中有迪比少尉、富隆·德·格兰尚上校、沙努瓦上尉，行政官阿德尔和加伊尔，另外还有传教士德鲁克神甫作为翻译随行。按照大使指示，迪比少尉等人前往通州采购军需物资。

英军方面也派人与迪比少尉等一同前往，其中有骑兵队参谋长

沃尔克上校、安德森中尉，《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使团一等秘书诺尔曼，以及罗亨利公使和巴夏礼等，并由十九名印度骑兵护送前往。

随行人员还有科学考察队队长艾斯卡瑞·德·洛特尔。洛特尔因其在尼日尔的重大勘探而出名，同时他还是御医雷耶尔的女婿。与洛特尔同行的还有其文秘人员。

最后，使团一等秘书巴斯塔尔伯爵、奥斯曼长官、梅利邓斯公使也一同前往通州，负责将葛罗男爵的信函转交给怡亲王载垣。

迪比少尉一行由河西务出发，到达通州后，先是查看一番，接着商定大部队宿营地点，随后原路返回迎接大部队。

18日一早部队准备从河西务开拔，为谨慎起见，蒙托邦将军决定留下一个步兵连队和半个炮兵连留守河西务看管军需用品，同时等待由天津运来的物资。

队伍最前列是英军士兵，沿途所经之处居民已经吓得四处逃散。一路上随处可见清军驻扎过的痕迹，看样子像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应该是在联军部队到达之前刚刚撤离。

联军向前行进了约两个小时。此时一名英军上尉，身后跟着两名锡克兵，奉格兰特将军之命前来通知蒙托邦将军，前方的确是清军大队人马。

蒙托邦将军深感不安，同时又暗自庆幸已将主力部队带出河西务营地。蒙托邦匆匆赶至英军队列时，一位清朝大臣正从一抬大轿里出来，旁边簇拥着众多随从。此人名为恒祺，头戴珊瑚珠顶戴花翎，官阶相当于我方将军。

恒祺称其此行目的是同大使商议进京礼节事宜。将军回答说大使不在先遣部队中。既然涉及到礼节问题，将军要求恒祺解释为何一路上有清军宿营。

恒祺镇定自若，俨然是只狡猾的老狐狸，装作吃惊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最清楚事情的究竟，反而厚颜无耻地向将军询问清军部队的位置。恒祺向将军托辞说是一场误会，并保证尽快下令命清军撤离。说完便告辞而去。

巴夏礼当天上午便从通州赶往会谈地点，敦促怡亲王载垣在最短时间内兑现恒祺的承诺。

此时，参谋部上尉沙努瓦也从通州返回至联军大部队。上尉在途中遭遇了清军的大队人马，几名清兵拦路横加阻挡。上尉向清兵解释自己是和平信使，才得以脱身，继续赶路。

不一会儿，会计官加伊尔也赶了回来。他在路上也发现了清军部队，至少有一万五千名骑兵和相同数量的步兵。清兵一个个气势汹汹，志在必得的样子，火枪绳鲜红刺眼。

加伊尔再三强调清军部队至少有三万名士兵。蒙托邦将军耸耸肩问道：

“是吗？你确定是三万人？”

“当然了，将军，”加伊尔回答说，“我在吕内维尔做过会计官，经常看见五千人一起操练。据我目测，清兵的数量应该有三万人。绝对错不了，我敢保证。”

形势严峻。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清军部队正渐渐逼近。

情况危急，联军将军立刻商议作战部署。清军兵力众多，联军以寡敌众难以制胜。但是联军身处平地，可以采取对阵战。一旦开战，法军部队将从右边攻击敌军左侧，待法军深入敌侧，英军部队便从正面进行攻击。

然而此时此刻应该发起进攻还是伺机而动？

蒙托邦将军认为联军已然上当，除了跟清军决一死战，别无他法，否则难以解救困在通州的迪比少尉等人。

但是格兰特将军却认为此时还无法证明迪比等人被俘，毕竟沙努瓦和加伊尔二人均安然无恙回返，如若不分青红皂白向清军开战，迪比等人必定会有生命危险。

“此外，”格兰特补充说，“巴夏礼回来之前，我不赞成贸然采取任何行动。巴夏礼能顶得上一支部队。”

因为法军没有骑兵队，蒙特邦将军向格兰特将军借了一个锡克骑兵连。

就在此时，巴斯塔尔、梅利邓斯和奥斯曼都匆匆赶了回来。巴斯塔尔几人一脸惊慌失措，证实沙努瓦和加伊尔带回的消息属实。

毋庸置疑，清朝天子下旨命清军一举歼灭联军大部队。清军精心盘算，步步设陷。他们的卑鄙行径在天津时便已开始，最终目的是趁联军兵力分散之际突袭联军，以多胜少。

上午十时许，联军的将军们下令备好战马，准备率领各自队列出战，此时远处传来三声炮响。

炮响之时，我正在白河乘船溯流而上。

几分钟后，一小队骑兵疾驰而来，是沃克上校，后面跟着几名骑兵，大都负伤。沃克上校本人胳膊也受了伤。马匹累得呼哧直喘，其中一匹马到达营地当即毙命。

将军们急忙上前围住沃克上校，询问究竟。原来上校识破清军阴谋，一大早便离开通州前来报信。

一路上，沃克一边故作镇定，一边细心观察敌营情况。几名清军军官拦住沃克，让他下马进营帐。沃克巧妙拒绝，清军将其放行。沃克庆幸自己机敏脱身，因为没走几步远，他便听到身后传来厮打叫喊声，回头一看是阿德尔被多名清兵殴打，阿德尔在奋力反抗。阿德尔前额伤口鲜血直冒，满脸血污。阿德尔的副官伍佐夫，二名步兵，正在一旁勇猛地同清兵打斗。伍佐夫挥着军刀砍向清

兵，拼命保护阿德尔。

“啊呀，伍佐夫真是忠勇。”沃克感叹说，“用最高荣誉勋章嘉奖伍佐夫都不为过。”

沃克想去帮助伍佐夫二人，然而清兵层层把守，沃克苦于无能为力，只得放弃。再者，沃克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因为一群清兵正追过来，这次不是请他进营帐，而是凶相毕露扑将而来，显然要置沃克和护卫队于死地。

此时阿德尔已被清兵打倒在地，他用尽全力挣扎着站起来冲沃克大喊：

“上校，赶快回营送信，该死的清军要歼灭我们。”

沃克和卫兵们只能背水一战，于是大家心一横，把缰绳往嘴里一咬，右手提刀、左手握枪同清兵厮杀起来。多亏胯下高大健硕的战马，——如果他们骑的是日本矮马，肯定被俘，——他们对着清兵横冲直撞，奋力突围，身后被战马踩倒在地的清兵哭爹骂娘喊成一片。

紧接着，清兵冲沃克等人开枪射击，几个锡克兵被打中，几匹战马也中枪，疼得乱蹦。但是人和马齐心合力继续突围。眼看沃克等人马上要跑掉，清兵便连开三炮。这三声炮响，就是将军他们方才听到的炮声。

这三声炮响意味着双方正式开始交战。

将军们将按照原定作战部署迎战。蒙托邦将军打马飞奔回法军队伍，传令准备攻击清军左翼。士兵立即整好队列，严阵以待。连队尾最后一名士兵都明白，绝不能后退半步，绝不能有丝毫马虎，队伍绝不能有一丝偏差，否则将全军覆没。

联军和清军两阵中间有两座村庄。联军开始火速占领村子。布杰上校率领 101 队和 102 队，外加一个工兵连冲上前去。

炮兵团一步步紧随步兵团穿过两个村子。遵照总参谋长施密茨上校命令，炮兵团停在一座小山丘之上，准备向清军开炮。施密茨上校派轻步兵前来支援。

蒙托邦将军和冉曼将军一起指挥法军整个行动。蒙托邦转身对参谋部英军上校弗莱说：

“上校，你们的锡克骑兵连由你来指挥。发起进攻吧！”

随后将军又对北非骑兵卫队说：

“伙计们，和上校一起去，冲吧！”

联军骑兵队立刻发起进攻，如履平地般飞速穿过村子里的断壁残垣。突然，戴马斯中尉胯部中弹，落马身亡。埃斯特蒙中尉头部中弹。锡克骑兵的白色头巾和北非骑兵的鲜红制服交织在一起，骑兵们齐心合力勇猛向前进攻，冲开清军阵脚，直奔清军的五门大炮而去。骑兵们挥刀猛砍大炮旁的清兵。

法军全面展开对清军侧翼的攻击，与此同时，蒙托邦将军指挥法军大炮轰击正面清军。

联军沿京城运河堤坝向前推进约三公里。堤坝上清军已架上六十门铜炮。施密茨上校命令联军炮兵队占据绝佳位置，从斜侧轰击堤坝上的清军。清军大炮很快被炸散架。有些清兵被炸进运河，尸体浮在水面上，朝白河漂去。难怪我在白河上看见数具清兵尸体。

蒙托邦将军一直在指挥士兵反击正面围上来的清兵。清军阵营渐渐乱成一片。蒙托邦率领队伍与英军汇合准备包抄清军。但清军无心恋战，开始慢慢朝京城方向撤退。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自早上五点开始，联军便开始急行军，又顶着烈日一直战斗到现在，好在士兵们的随身背包里都备有六天的食粮。

联军稍事休息后占领了距离通州大约六公里的高村。

联军今日与清军一战险象环生。联军以寡敌众，人困马乏，但整个部队却能如此沉着有序力挽狂澜，由此可见联军士兵具备最基本的两项品质：服从命令，英勇奋战。

联军今日给清朝的僧王一记重创。僧王，也就是僧格林沁，是清军最高统帅。联军不仅打压了僧格林沁的傲气，重挫了清军士气，还缴获了八十门大炮和若干京城卫戍军旌麾。京城卫戍军名为飞虎队，其服饰上饰有黑色斑纹，颇似老虎皮毛上的花纹。这支精锐部队有些名不副实，对着猎物上蹿下跳了半天，枉费功夫，结果落得尸横遍野。

清军处心积虑、精心设置的陷阱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被联军打得落荒而逃。清军此战伤亡惨重，而联军则损伤无几。

胜利的兴奋还未退去，大伙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困在通州的迪比等人怕是性命难保。

从通州逃回的沃克上校还提到一事。17日下午，他们到达约定地点之时，几名清朝官员殷勤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带他们到提前准备好的住所稍事休息。科考队长洛特尔及两名文秘和两名卫兵，被一名清朝官员领往衙门。巴斯塔等人则马上去会见怡亲王，其他人等前去接应运送军需的军官。

巴斯塔等人被带至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们要求立刻见怡亲王载垣。会见定在下午四点。

四点钟，怡亲王载垣在众多官员簇拥下出来接见巴斯塔等人。

载垣表现出一脸真诚模样，其实他心里极其清楚清军已对联军设下埋伏。然而载垣不露声色同巴斯塔等人周旋，就像猫准备下口吃老鼠之前，总先要弄老鼠一番。载垣同意葛罗男爵信上提出的条款，但是反对大使要求的一千人护卫队，理由是千名卫兵数目太大。巴斯塔等人一再坚持千人卫队，载垣假装思量片刻，含笑答应

让步，同意大使要求。

此前，蒙托邦将军早已致函葛罗男爵，提醒男爵与载垣会谈之时务必让载垣出具授权书。男爵认为没有必要，给蒙托邦将军回函说“载垣作为清朝亲王不会言而无信”。所幸的是，多亏蒙托邦将军的提醒，葛罗男爵做了相关准备，叮嘱巴斯塔会谈之时务必向载垣索要手谕。会谈中提出此等要求倒也是基本程序，而载垣却面露愠色。巴斯塔上交给葛罗男爵的报告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虽然载垣当即同意写手谕，但我方提出此要求颇为不悦。载垣自称言而有信，绝不食言，还表示自己位高权重，其手谕效力犹如天子手谕。

然而，就在载垣对法国代表信誓旦旦之时，清军正纠集部队，架好大炮，装好弹药，等着歼灭联军。如今的中国人还是和那时一样的狡猾，最近有位法国公使由于缺乏经验而落入中国人的圈套，害得众多士兵白白丢了性命。

巴斯塔夜间接到了载垣的手谕，翌日一大早便启程返回法军营。巴斯塔一路闯过清军阵营，最终平安返回军营。可怜的巴斯塔，虽然逃过了清军魔掌，却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竟然患上脑膜炎，不久便去世了。

至于其他未能返回的人员，大约三十人，其中有军需官迪比和德鲁克神甫，命运如何，不得而知。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落入敌手的会计官阿德尔及其副官伍佐夫。

会计官阿德尔随身背包里装有利于采购军需物资的两千银元。事后，士兵在灌木丛里发现了阿德尔的军帽和空无一物的背包。

他们的尸首在哪儿，无从得知。或许已经被该死的刽子手切碎

了。不过有奸细透露曾在通州看见有一群欧洲战俘被押往京城方向去了。

这些人中，我尤为担心军需官迪比的命运。迪比是位正直爽朗的军官，待人毫无骄傲自大之意。在营地时，迪比经常和我聊天，从未瞧不起像我这样的小小中士。

我急于知道迪比被俘的更多细节：迪比到底是如何被俘的？当时是怎样的情形？我跑去向沙努瓦上尉打听事情的经过。

“如果军需官落在清兵手里丧了命，”沙努瓦说，“应该说是他的烟斗毁了他。当时我俩睡同一个房间，他就在我旁边。早上五点钟时，我准备好出发返回，我问他：

‘迪比，你不走吗？我不想再在这鬼地方耽搁功夫了，我得走了。快点，起来吧，咱们一起走。’

‘我可不想现在就走。’迪比回答说，‘我正睡得好好的，我就是现在起床，也得先好好抽上一斗烟再说，这是我的老习惯。’

迪比说完竟然还真就郑重其事地从烟盒里面掏出心爱的老烟斗，不紧不慢地点燃烟。我见状就没再等他，自己先走了。”

读者随后就会知道我们的战友遭遇了何等的不幸。有的已经遇难，有的尚且幸存。奸细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清军押着他们去往京城。八里桥一战之后，——在下一章中我将讲到八里桥之战，——其中两位，一位英国军官和我们的德鲁克神甫就在八里桥被清兵斩首了。而八里桥之战当晚，一名中国人带我们找到了德鲁克神甫的长袍。

不久后，北京的孟振生主教前去八里桥寻找德鲁克二人尸首，却一无所获。据猜测，战役结束后，八里桥尸横遍野，成了野狗们的饕餮美味，德鲁克二人的尸体肯定也被野狗吞噬了。

为防万一，在张家湾战役之后，联军派大批卫兵护送谈判代表

前去知会通州府道台：如果清军不归还联军人质，联军将大举进攻京城，一切后果将由当初背信弃义之人承担。张家湾就是当初清朝官员指定的会谈地点，而当时我却因前往天津搬救兵而未能参加张家湾战役，至今我对此仍耿耿于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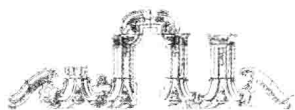
通州府道台只知道联军人质已被押送赴京，其余事情则一概不知。

于是，联军继续向偌大的京城急行军，准备进逼京城里的天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救出联军人质。

联军上下全体一心，从统帅到鼓手，全都重复着同一句话，这句话已经成为全军口号：

“誓救同胞，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张家湾一战大大鼓舞了联军士气，联军斗志高涨。柯利诺率领队伍由河西务匆匆赶到张家湾，他们也很是气恼错过了张家湾一战。待他们稍事休息，联军便发兵京城。



第8章

八里桥

联军继续向前挺进。然而此行前途未卜。不再有外交斡旋，因为谈判已经中止，派出的谈判代表已成为人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联军部队一路急行，目的只有一个，请原谅我的用词，那就是打，狠狠地打，一直打到中国人跪地求饶为止。

此时联军的外交使节都因谈判失利而垂头丧气。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都开始对各自的将军大献殷勤。称谓由“将军先生”变成了“我敬爱的将军”。

联军几次派出侦察队。将侦察信息集中后，联军又沿途询问了一些村民。对情报综合分析后，联军确定清军在张家湾败北之后，又新增援了一支队伍，正聚集在几公里之外的八里桥。八里桥是一座石桥，桥身饰有精美大理石雕刻，接通皇家运河两岸，连接北京城和通州府。该桥因距离通州八里而名为“八里桥”。里是中国一种计量单位，相当于大约五百米。

估计八里桥的清兵约有五万人。向联军提供此消息的战俘还交代说曾亲眼见到一些欧洲人被五花大绑用马车押往京城去了。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看来联军将与天子的正规军大部队决一死

战。这将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战，也是最后一战。究竟是僧格林沁歼灭联军向主子复命，还是联军把这位名字富有诗意的清朝王爷打个落花流水。胜负全在此一战。

蒙托邦将军和英军将领一起部署作战计划，然后致函军务大臣汇报此次作战部署：

部队露天营地设在张家湾，由此向前五公里处便是通州府。通州城有居民四万余人，距北京约十二公里，一条大道通往北京，是历朝历代的赴京要道。该要道经由八里桥村，穿过一道石桥，横贯白河与北京之间的运河。因通州府无清兵驻守，部队不攻通州而将直取石桥。据报，该石桥前后均驻扎有僧王部队。

9月21日拂晓，用过早餐，喝完咖啡，队伍开拔。清晨时分，天气凉爽宜人，河面上和田野里笼着一层薄雾。估计再过几个小时，云开雾散，天空将会放晴。

虽然既无地形图也无平面图，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旁边的运河通往北京，被清军占领的石桥就在运河上。因此队伍靠运河来辨别方向。

田野景色旖旎，草地上树木参天林立，真乃作战的绝佳场地。

蒙托邦将军麾下有五千名步兵，再加一支炮兵队。英军兵力相当，只是步兵略少，但有骑兵补齐。

英军队伍从左侧行进，法军队伍则右侧行进。法军队伍最外侧是部队统帅和参谋部队列。参谋部队列左边是由冉曼率领的一个旅；冉曼和英军队伍中间是由柯利诺率领的旅，为先遣部队。

法军队伍先从正前方迎击清军，而英军队伍将紧跟柯利诺率领的先遣部队迂回向前，经由一座距清军约四公里的栈桥穿过运河，之后从侧面攻击清军。

联军行至距八里桥约四公里处之时，远远望去，白色拱桥高高矗立在运河之上。四周田野静悄悄，茂密的树丛中，坟岗影影绰绰。

此时，一支庞大的清军骑兵部队正悄无声息地迅速朝联军靠近。清军战马斗志昂扬，骑兵队列齐整，时而依序变换队形。

联军发现清军骑兵各个队列间隙中穿插有步兵队列。步兵队列被掩护得严严实实。此外，联军还发觉一旁的树丛中隐藏着几门大炮。

令人吃惊的是，清军队伍不是根据口令变换队形，而是依照旌旗晃动的方向而动。旌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犹如航海信号旗在发送信号。

很快，清军第一队骑兵冲了过来。清兵冲至距联军散兵线五十米时，联军对清兵开枪猛烈扫射，清军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一时间清军队形有些混乱。

此时，清军令旗挥舞的速度加快，队形也随之调整。清军骑兵队列改变方向，开始从右侧进攻联军。显然，清军骑兵企图绕开左侧柯利诺的队伍，然后利用柯利诺和英军之间的空当实施攻击。英军此时正准备从左侧迂回冲上栈桥，穿过运河。

所幸柯利诺临阵不慌，镇定应战。很快，柯利诺队伍中传来火山爆发般的枪炮声。柯利诺率领的炮兵开炮轰击清军骑兵，而步兵则从正面和侧面同时向清军开枪扫射。柯利诺击退了包围过来的清军骑兵，而此时另一队清军骑兵正企图从右侧迂回包抄法军队伍。队伍立刻效仿柯利诺对着清军骑兵一阵猛烈轰击扫射。

看来清军精心布阵，目的就是逐步包抄联军整个部队。

联军统帅远远地观察清军骑兵队形的变换。

参谋部旁边是迪波特上尉率领的炮兵团队列。施密茨上校命令迪波特上尉率炮兵团占据有利位置轰击清军骑兵。大家焦急地等待炮兵开炮，因为联军刚刚击退的清军骑兵队列正重新聚拢，而且数量愈来愈多。然而迪波特上尉的炮兵团迟迟未开火。我身边一位少校轻轻对施密茨上校说：

“我们定能歼灭僧格林沁的全部人马。”

说此话的是坎佩依少校。我撰写本书之时，坎佩依已经任职军务大臣。

当时坎佩依的预言几乎成为事实。

倘若清军炮兵部队的战斗力与其骑兵部队相当，联军或许将会在这片美丽的平原上全军覆没。所幸的是，联军占据的有利位置距离清军大炮过近，再则，清军的炮兵是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时释放的战俘，这些战俘被重新编入僧王部队。清军发射的炮弹从我们头顶飕飕掠过，虽然炮火凶猛，却无杀伤力。

很快，指挥炮兵部队的本茨曼上校下令开炮。起初只是几发信号弹，炮弹角度很低，几乎与地面平齐，钻入清军骑兵队伍，在战马脚下炸裂开来。清军骑兵队伍骤然混乱，清军步兵急速赶来营救骑兵。迪波特上尉趁机下令继续猛烈炮轰清军。只见炮弹在清军队伍里炸开了花，一时间人仰马翻，乱成一团。清军急忙开始撤退，骑兵队伍掉头涌往石桥，队列也随之渐渐恢复。

此时，蒙托邦将军下令吹响冲锋号，法军所有队列开始朝石桥方向进攻。桥上有十门大炮，桥上炮兵的技术也同样蹩脚。发射出的炮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有惊无险。与此同时，联军的骑兵卫队正迅速向石桥进攻。

此次战斗犹如做梦一般。联军向前挺进，开枪射击，击中敌兵，却无一人被敌兵击中。

守卫石桥的全部清军炮兵被联军二营步兵击中毙命。

石桥入口，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清兵，似乎是清军统帅的传令官。此人手中挥动着一面黄色旌旗，旗上有黑色字符，应该是僧王的令旗，清军将领一切行动都听从僧王令旗指挥。

此时清军正大举撤退。石桥上已是尸横遍地，手挥令旗的清兵却只身屹立桥头，想必是在传达僧王最后一道命令。子弹、炮弹从其身旁呼啸而过，而他却岿然不动。其勇猛坚毅着实令人佩服。见此情景，蒙托邦将军不禁脱口而出：

“啊呀！真是个勇敢的家伙！应该留他一条性命。可这家伙怎么不逃跑呢？快，抓活的！”

几名士兵围了过去。然而，一直手下留情的炮弹却在此时击中了桥头的传令兵，或许是天意如此，他只留给我们一个英勇的背影。传令兵被炮弹击中时，大令旗也被炸飞，旗杆上挂着传令兵一条胳膊。——这可怜的家伙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了。

联军占领石桥，十门大炮全被缴获。全线溃败的清军骑兵部队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战斗从早上八点持续到现在终于结束了。

军官们簇拥着蒙托邦将军，士兵们也向将军欢呼致意。将军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迎着太阳朝队伍前方走去，浑身笼罩着胜利的光环，一向凝重的面孔写满喜悦。将军似乎被喜悦送上了云端，他此时在想些什么？或许看见荣誉女神正向他姗姗走来，各种奖赏接踵而至：荣誉士兵奖章，荣誉指挥官奖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勋位大十字勋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勋章，英国巴斯勋章，法国参议院议员席位，从战争赔偿金抽取年俸？或者就像古罗马时凯旋而归的将

军会被授予某个封号，被授予中国伯爵封号？将军究竟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军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所有联军官兵也不曾料到，回国后，等待将军的竟然是来自各方的恶意中伤，妒忌猜疑，还有国会议员们的忘恩负义。只有当祖国陷入危难之时，国会这帮寡廉鲜耻的家伙才会想起屡建战功的蒙托邦将军。

八里桥一战，联军伤亡甚少。法英两方共伤亡五十一人。遍地横卧的清兵尸首，据估算约有一千人。而根据我们后来在圆明园宫殿发现的清军统帅上报天子的奏折，清军八里桥一战损失约三千人。八里桥一战联军缴获大量铸造品，十五件青铜器，其中几件是荷兰制造，相当精美。另外还有大量弹药，大批箭、弓、箭筒，以及数千支火绳步枪，一万公斤火药，若干小军旗和僧王的皇家大军旗，即僧格林沁的帅旗。

除了上文提到的奏折，我们在圆明园还发现一封僧格林沁的亲笔信。据信中讲，八里桥一战，清朝皇帝共派出清兵六万围攻联军。另有一封信发自河西务，写信人禀报天朝皇帝，联军只有少量人马由天津出发，并向天子保证将一举歼灭联军。此信落款日期正是怡亲王载垣会见巴斯塔的当天，而载垣当时竟然信誓旦旦表示休战和解。该死的骗子！

自以为是的僧王还在信中向天子夸下海口保证歼灭联军。不知他如何瞒天过海骗过天子的。八里桥战后不几日，联军一直驻扎在京城外围，尚未进城。京城内深居夏宫^①的天子听到城外传来军鼓声，不知是联军在庆祝胜利，竟然以为是清军凯旋归来。其实在当时，夏宫的名字更为家喻户晓，但却因其遭遇而以圆明园一名永

① 夏宫，指圆明园。——译者注

载史册，原因究竟为何，我无从得知。想当初僧格林沁是何等斩钉截铁地向天子保证定将联军赶尽杀绝，而八里桥战败后，他却灰溜溜地坐马车逃走了，据说马车上只有一小袋黍作为食粮。僧格林沁一直逃至长城以外六十公里处的内蒙古，即僧王家族世袭领地科尔沁所属地区。

天子终于明白既无法打败联军，也无力阻止联军，只能向联军屈服，要么放弃皇位，要么同联军谈判。

天子选择与联军谈判。这一次，由其亲兄弟恭亲王负责谈判事宜。八里桥战翌日，恭亲王领命前来同联军谈判。而联军当时正忙着掩埋清兵尸体，以免引发瘟疫。

谈判承担的风险越大，清朝派出的谈判官员级别越高。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战术。自联军进入中国，遇到的谈判对手身份愈来愈显赫。

对清朝而言，形势已是极其严峻。然而前来谈判的恭亲王却依然使用他们外交上的老一套鬼伎俩。

恭亲王交给大使们一封落款日期颇早的书信，让大使们以为八里桥一战之前他已经接到谈判命令，而信中却对八里桥战事只字未提。

瞧，清朝官员互相推诿责任，何等的肆无忌惮，厚颜无耻！

怡亲王载垣和当初的桂良一样都信誓旦旦保证他们的签名与天子具有同等效力。恭亲王说载垣因办事不力已被革职查办，还宣称自己作为皇帝的亲兄弟，定能妥善解决问题。

此时联军头等要事是解救已被押至京城的人质。法英两国大使警告恭亲王，通州府一事骇人听闻，依照惯例，两国交战不伤来使，而清军竟然公然囚禁联军使节，押送至京。英法大使要求释放人质，理所应当。如若清军一意孤行拒不照办，联军将终止和谈，

继续开战。

恭亲王答复极其简单，只说了个“是”而已。但是中国人往往心口不一，恭亲王的这个“是”比“不是”好不了多少。

恭亲王开始耍花招，兜圈子，意在拖延时间，说送至京城的联军使节身体安康，只要双方签署和约，定将完璧归赵。他还一再强调，联军使节在京，是休战和谈的保证，等等……

一连几日，双方就此事争议不休。

蒙托邦利用这几日休整军队，以防万一，预备下一次作战。联军有几名受伤和发烧的士兵被送往了天津。而此时从天津出发运送粮食和军需品的船队终于到了。联军从农民手里买了三百头牛、大量鱼和蔬菜。向驻扎在天津的海军部队借了五千双鞋，海军和我们一样也准备了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联军还订做了大量羊皮大袄，因为9月初天气骤然转冷，可见寒冬已经逼近。

这段时日里，联军士兵吃得香，睡得好，身心舒畅。士兵们在运河里洗衣服，钓鱼，个个像孩子似的玩得不亦乐乎。倘若是在欧洲本土征战，一场战争过后，众多战友牺牲，幸存士兵伤心不已，再加之人生地疏，定是索然无味。而远征中国的士兵经历重重磨难，同生死共患难，大家相互之间已十分熟悉，彼此非常信任。远征军已犹如一个大家庭，士兵们之间已情同手足。

至于清军的部队，仿佛被施了魔咒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联军再也没听到任何与之有关的消息。八里桥战役次日，联军派侦察队打探清军行踪。侦察队在前方八公里处发现溃逃的清军踪迹，却没见过一名清兵。

后来，联军又接连两次派出侦察队。其中有两名英国军官一直追至京城墙脚下也未发现清军蛛丝马迹。联军最后又派出一支英法混合侦察队，由坎佩依指挥，悄悄潜入北京城郊。却依然一无

所获。

清军的大队人马究竟去了何处？

十月五日，联军再次组织部队追寻清军。派出的士兵共八千人，法英两军各四千人。

联军必须尽快与恭亲王做个了结，但他执意不肯归还人质。怎么办？葛罗男爵，甚至是联军最高统帅均未接到命令占领整个中国，或将天子撵下台，改朝换代，何况天子已经出逃。倘若必须如此这般，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英国人势必从中得利。英国人定会趁机扶植一个傀儡皇帝。我们只能跟恭亲王继续谈判下去，同时要佯装谈不和就开战。随着冬天渐渐临近，道路和运河已结冰，严寒对于联军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敦促恭亲王早日结束僵局。

必须承认，在八里桥短短的半个月里，我丝毫未觉得无聊。八里桥乡下有不少京城达官显贵的庄园豪宅，我们参谋部便住在其中一座宅院。这些达官显贵们之所以选择八里桥，是因为此地不仅景致宜人，而且风水颇好，适宜死后安葬。所以，在八里桥，坟地和深宅大院一样多。

参谋部进驻的这所宅院，富丽堂皇的正厅供将军使用，我们参谋部的几个年轻人住在侧厅。我住的房间非常舒适，摆设雅致。墙壁上挂有一些警世恒言和书法字画。

床头上方挂有一副铭文，我能看懂：

“君子慎独”，的确是至理箴言。

墙壁上还挂有一些司马光诗作，大多是四季田园诗歌。

八里桥四周田野里，高大的乔木丛中有着不少墓地，其中几座尤为惹人注目。

我们所住宅院旁就有一处墓地，墓穴上有一只白色大理石乌

龟，直径大约四米。石龟脖子奇长，头部形状怪异。龟壳上有一个四角立柱，柱子上刻有铭文，并饰有蟠龙花纹。巨龟四周是精美白色大理石圆柱，圆柱上方是一个漂亮的穹顶。

这座珍贵的石雕是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将军非常想将其运回法国。他询问海军方面如果没有木筏和特殊船只，或者当初运载协和广场方尖碑的特殊工具，能否将这件石雕由海路运回法国。答复是不可能，将军甚为失望，只能望洋兴叹。

距石龟不远处，树阴掩映下另有一座墓地，建造于两个世纪前。坟墓外观奇特，所用建筑材料种类繁多，足以令考古学家怦然心动。墓地初建之时周遭所栽种的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墓地中间有一条小径，两旁各有一排高大石柱，柱头上饰有神兽雕刻。小径通往一座白色大理石小桥，桥下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小溪两岸水面上漂着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漂亮睡莲。

穿过小桥，是一个巨型牌坊，十足的中国风情，古香古色，整体透着雄伟壮丽。

巨大的牌坊犹如一座凯旋门。牌坊上写有铭文，我没来得及将铭文通读一遍，即便通读一遍，我也未必能够看得懂全文。不过我看懂了铭文的少许内容，猜出了铭文的大概意思。原来此处安葬着一位杰出女子，以纪念此女子为夫守节。此类牌坊在天朝各地极为常见，在诸多城市的城门口便可以见到，但如此漂亮的却甚是罕见。

前方更远处，是一位名士的墓地，此人曾任太子太傅，一八四八年逝世。

联军部队继续向京城进发。本来英军部队在法军部队左侧，但他们现在移到了我们右侧。双方约定行动保持一致。联军整个部队继续行军，队伍最前列由海军陆战部队做先锋。

距兵营五百米处，经过一座大宅院之时，蒙托邦将军勒马停步，转向身后的小蒙托邦，手指大宅院对他说：

“你别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小蒙托邦不服气地回答说：

“要不是我，他们早就跑掉了。”

原来，八里桥战役之时，小蒙托邦险些在此座宅院送了命，差点儿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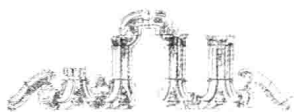
清军部队溃逃之时，小蒙托邦发现有几名清兵躲入此座宅院，当时奥斯曼长官的队伍还在后面，小蒙托邦便率领一排轻步兵进院擒敌。

小蒙托邦他们刚进院子，七八名清兵举枪扑上前来。

小蒙托邦下意识地抬拳对着胸膛前的枪管打了下去，火药擦过他的膝盖，裤子被燎了个大洞。轻步兵趁机上前擒拿清兵，将他们逼到墙角。

事后，蒙托邦将军把小蒙托邦狠狠训斥一番。其实小蒙托邦六年前在克里米亚曾因作战勇猛而被授予勋章。

父亲教训小蒙托邦，作为一个军人，无谓地冒险与临阵脱逃一样都是失职。然而小蒙托邦却对父亲揶揄一番，说老蒙托邦肯定不会像他这般英勇擒敌。



第9章

圆 明 园

进入圆明园，富丽堂皇扑面而来。或许要借一位才华横溢的东方诗人的手，再用一支神奇的鹅毛笔才能描绘出满园的金碧辉煌和奇珍异宝。

初进圆明园，我大吃一惊：乍一看，圆明园为中式风格，极其漂亮，但是细细一瞧，圆明园整个的布局和建筑设计，尤其是诸多细节方面，并非真正的中式风格，隐约似乎有凡尔赛宫的影子。园内各大宫殿均只有一层，既无顶楼也无阁楼，而各小宫殿屋顶雕梁画栋连绵成片。

圆明园与凡尔赛宫虽相隔万里，相似之处却如此之多，原因其实很简单。

源头可以追溯到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虽然他们最初在中国的地位比不上黎塞留或马萨林，但在京城一直享有特权，直至一七七三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①。耶稣会士们既熟稔政务又精通数学，中国的耶稣会里聚集有众多才

^① 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下令解散耶稣会。1775年，中国耶稣会被解散，大部分耶稣会士返回欧洲。——译者注

学兼备之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会士是圆明园宫殿的建筑师和花园美景的设计者。

当年太阳王路易十四耗资数百万兴建了凡尔赛宫，大臣向太阳王汇报账目，太阳王如数支付账目后命人将账本烧毁。或许太阳王在自欺欺人，或许他不想身后落个穷奢极侈的骂名。然而，伟大太阳王的奢华无度被口口相传，远播万里，传到了清朝皇帝的耳朵里。

天下竟然还有人胆敢自称太阳王，中国的天子觉得此事匪夷所思，不成体统。而且这位太阳王竟然做了一件天子都未曾做过的事情，建造了一座美奂绝伦的凡尔赛宫殿。中国的天子大为不解，太阳王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十六分之一，国民只有两千五百万，这样的国王怎敢自称太阳王？

太阳王当年御驾亲征，横渡莱茵河，击溃荷兰军队，拿破仑也由衷地赞叹太阳王演了“一出好戏”。中国的天子不羡慕太阳王的赫赫战功，反而嫉妒太阳王建造的凡尔赛宫。天子下定决心建造一座世上最富丽堂皇的宫殿，要胜过太阳王的凡尔赛宫。因而，地球的另一端便出现了一座貌似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一所藏有无数奇珍异宝的金碧辉煌的宫殿。

圆明园工程耗时数年，期间耶稣会士们被召回欧洲，由传教士接替而来。传教士同耶稣会士一样精通艺术，圆明园的建筑设计日臻完美。

历史先讲到此，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游览圆明园。

第一座院子深处是三级花岗岩大台阶，拾级而入一间明亮的大厅。大厅四壁挂有字画，厅内摆设有几把木制靠背椅，再无其他家具。木椅应该是供等待觐见天子的大臣们休息用的。

穿过大厅，后面又是一座院子，院子尽头是会见厅。

院子内摆放着几个约一米五高的青花瓷坛，坛子内是一簇簇灌木状植物，外形之奇一个赛过一个。

中国人真是绝无仅有的刽子手，竟然嗜好将植物修剪成奇形怪状。形状越是怪异，越博人喜爱。

因此不难理解龙这种传说中的怪兽为何会成为中国天子的象征。或许只有龙那副张牙舞爪的骇人形象才能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至于女性，在西方国家，她们受到男性的尊重，被看作是人间的天使，而在中国，女性却受男性歧视、虐待，甚至摧残。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诸多神仙，却只有一位是女性形象，名为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中国人的圣母，相当于我们西方的圣母玛利亚。

我们在圆明园内见到的诸多所谓观赏用植物，它们的遭遇比中国的女性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一棵矮橡树，远远看去像是一棵小橡树，可是凑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棵两百多年的老橡树活生生被砍得只剩不到一米高，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侏儒。旁边的一个大花坛内有六七棵小树，约一米高，种类各不相同。每棵树根部相连，树干间隔几厘米簇拥在一起，顶部枝叶茂盛，交错盘结。中国人当时还不会嫁接技术，但院子内所有花坛中的植物都歪歪扭扭，奇模怪样，不知他们用的是何种园艺技术。据说在中国数百年以来有众多名士终身致力于研究此种技术。在花坛前方不远处的大厅内陈列的大量书籍便与此类技术有关。书籍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记录了数代人潜心钻研的成果。

我承认自己小瞧了花坛里这些奇形怪状的植物，实际上，即使是其中最小的一株，如果拿到巴黎的德鲁奥拍卖行，能值十多万法郎。

继续向前直走是会客大厅。

会见大厅位于四边形回廊一角，另一端是金銮殿，回廊正中间是一座喷水池花园。大厅左右两边，分别是一个小型会客厅和仪式厅。

这三间大厅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可见天子在圆明园里收藏了无数珍宝。圆明园犹如一座博物馆或一座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的宝库。四亿中国人世代珍藏的最精美、最珍贵的宝物都被大清皇帝收入囊中。皇帝是天子，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神，四方诸侯皆来向天子进献贡品。乱臣贼子的家财会被天子充公，而良臣顺民的宝贝也会被天子没收。总之，在这个泱泱大国，一切珍宝皆归天子所有，任何宝物都逃不出天子手掌心。

圆明园里尽是亲王臣子们向天子进贡的玉石珠宝或绫罗绸缎，还有欧洲各国的国王送给清朝历代帝王直至咸丰皇帝的礼物，尽是一些西洋小玩意儿，摆件、珠宝之类。有些则是西洋商人为获取港口通行权而进献的稀罕物件。圆明园内所有物品都被仔细摆放，无论是土耳其苏丹送来的珍珠金丝毯，还是马赛来的船长进献的会叫爸爸妈妈的仿真布娃娃，都被精心保存。其实这种布娃娃在法国是小女孩儿常见的新年礼物，而在中国却成了稀罕物。

天子和嫔妃们的寝宫里也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宝物。有一座外形颇似教堂的宫殿，其内各个大厅也放满了珍宝。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接下来是金銮殿，殿前有七级石阶，大殿的花岗石底座光滑如镜。

金銮殿和周围宫殿的建筑风格迥异。金銮殿顶高耸入云，殿檐比花岗石底座边缘宽出一米多，由两排粗壮的檐柱支撑。檐柱上饰有精美图案，远远望去，一根根檐柱像欧洲人用来做烟草罐或火柴盒的竹节或象牙，只不过体积被放大了数十倍。

金銮殿檐柱上的图案呈螺旋形盘绕柱身。每根檐柱的图案各不相同，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这令我不禁想起旺多姆广场中心的铜柱，其上面的图案所描绘的场面或是历史事件，或是故事传说。

其中一根檐柱上的图案令我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恰好靠在那根柱子旁停歇了片刻。图案所描绘的是有关酒神的传说。酒神醉卧在水牛背上，神情悠闲自在，手里拿着一根弯弯的拐杖。接下来酒神将涉过险滩，路过美景，穿过魔障重重的岩洞，来到天界仙境牌楼前。最后一个场景是仙女们围绕着酒神翩翩起舞。整组图案便构成了酒神的传奇故事，其实就是中国人在向他们的酒神表达祭拜之情。

每根檐柱上没有图案的地方都涂着一层色彩斑斓的油漆。柱子顶端的殿檐上涂有皇家龙饰。龙身盘屈，龙爪虬劲，扣着一块牌匾。

顺着檐柱上方的殿檐望去，一片眼花缭乱，殿顶上铺满了金色琉璃瓦。我们昨晚宿营的小镇便盛产此种琉璃瓦片。殿脊和殿檐是青砖琉璃瓦片，与殿顶的金色釉瓦片同样明亮，透着庄严与清雅。殿檐四角各饰有绿釉龙纹。绿釉龙纹是杭州府特有的珍品。巨龙飞舞翻腾，势欲冲破殿脊直上云霄。飞龙两两相对，双目圆睁，张牙舞爪。

殿脊两端各有一对黑绿釉巨形海兽。两只海兽一上一下对视而立，下面的一只正向上爬，凶猛地翘着三米多长的尾巴。海兽翘在空中的尾鳍，犹如为宫殿插上了两只巨大的翅膀。远远望去，气势磅礴的金銮殿好似一只大鹏展翅欲飞。

阳光下，金銮殿光芒四射，四周石雕怪兽的眼睛似乎也熠熠生辉，兽口大张犹如深邃的黑洞。高矗的金銮殿宏伟辉煌，委实一件稀世无价瑰宝。

蔚蓝的天空下清静圣洁的金銮殿耀眼夺目，可以想象得到，夜幕降临之时，金銮殿的幽幽亮光映照着夜空，好似一个盛满珠宝的蓝色天鹅绒首饰盒。

稀世珍宝自然要精心守护，容不得丝毫马虎。纵然是一只小鸟，如若想在天子的金銮殿稍息片刻，也是无处立足，因为宫殿周遭布有隐形铜丝网。

透过宽大的殿门向内望去，如若不是两扇殿门中间有一面屏风遮挡，殿内的光景定是一览无余。偌大的屏风，犹如欧洲教堂内的祭廊，上面的浮雕精工细刻，错落有致。屏风的柚木花边上雕刻有神仙人物和马匹，个个栩栩如生。我们由屏风两侧进入了大殿。

大殿长五十米，宽二十米，高十五米。规模相当于欧洲的一座大教堂。

大屏风正对着天子龙椅。龙椅高高在上，下面有十多级台阶。圆圈式椅背宽八米，上面铺有黄缎软垫和靠垫。椅背后面是一面巨大的细木镂花壁龛。

龙椅的形状摆设好似教堂祭坛的壁龛里放了一张大床。

大殿内光线十分充足，并配备有遮帘，气窗等通风设施可以全天通风换气，以保持殿内空气清新。两扇窗中间的墙板上饰有精美图案，四周环绕着细纹网格木花边。

殿内除了龙椅外，其他家具寥寥无几。大屏风后面有一个小祭坛正对着龙椅。龙椅右扶手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与屏风的柚木花边遥相呼应。桌子上有一个金色果盒，几支毛笔，一个装满朱砂的茶碟和几张纸，纸上有朱砂毛笔字。应该是天子批阅的奏折。

大屏风后的小祭坛上有一对玉石香炉，几只瓷茶碟。即使天子不在金銮殿内，茶碟上依然摆放着水果、清茶、鲜花，以供奉天子

的神灵，因为按照传说，天子的神灵无处不在。

龙椅左右两侧的殿角各有一扇门。每扇门各通往一间小客厅，颇似小礼拜堂，或是画室。右侧小厅名为“天厅”，直接通往天子寝宫。

“天厅”的四壁、天花板、立柜、座椅、底座全部镶金，并饰有宝石。厅中摆放着一排排小神像，均是黄金铸造，精雕细刻巧夺天工，艺术价值已远远超出其本身固有价值。

厅门两侧，各有一座玉石底座金釉宝塔，像一个七层马槽，每一层周边挂着梨形大珍珠，似铃铛一般。神像中间是不同风格的欧式摆钟，其中有两架摆钟是路易十六时期的式样，精雕细镂，雅致优美。旁边仍旧是一些香炉、蜡烛、枝形大烛台、烟盒、细纹彩釉鼻烟盒等等，都是欧洲的珠宝商梦寐以求的珍品。

左侧小厅颇似圣体显供台，内有天子金銮殿上朝所需一切物什：茶壶、茶杯、烟斗、烟袋、大烟枪等等。烟斗镶金镀银，大烟杆上饰有珊瑚、翡翠、红宝石、蓝宝石，还有彩色丝纓。另外还有天子庆典之时佩戴的大串念珠，一排排珍珠层层叠叠，每一颗珍珠似榛子一般大小，但美中不足的是珍珠光泽不甚华美。厅内还有一个镀金传声筒，供天子不时之需，以抬高音量呵斥群臣。多宝柜上摆放有数片银制短板，头端呈圆形，厚一厘米，宽五厘米，长二十厘米，外形大小与欧洲的温度计相似。银板上雕镂花纹，并镌刻有镀金汉字。按照礼仪，宫内侍从们不得与天子讲话，不得目视天子。可是，假如天子问“现在是何时辰”，侍从既不能同天子讲话，又不能目视天子，那应该怎样回答天子？侍从此时应该低头哈腰向天子呈上刻有时辰的银板。天子看到银板便知道时辰了。这主意可真是奇思妙想，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我的老怀表。

我们在天子的宫殿可是大开眼界，看得眼花缭乱。不过先言归

正传。其实我们进入天子宫殿时，见到如此多的奇珍异宝，不由地压低嗓门，蹑手蹑脚。有多少人曾为了争夺这些珍宝而大动干戈，命丧黄泉，而如今主人却弃珍宝于不顾，逃之夭夭，犹如一位家财万贯的富翁因躲避战乱而舍弃满院财物掩门而去。主人无暇顾及珍宝的命运，逃命才是上策。

金銮殿后面是座很大的院落，中间是花园，周围几处寝宫里面也摆满了金银珠宝，玉器古玩，但比起之前所见珍宝稍有逊色。毕竟，天子寝宫定然不同于其他寝宫，就像金銮殿与其他大殿截然不同。

在皇后寝宫，各厅四壁及走廊墙壁上面设有多层格子柜，看上去像是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内放置卷宗的书架。每层柜子内摆放着朱红色天然漆首饰盒。饰有精美图案的首饰盒内盛有华丽首饰，诸如项链、珍珠手链、玉镯、宝石手镯、小巧的女式戒指，还有一些粗大的男式玉扳指。这种扳指套在右手拇指上用以拉弓射箭时扣弦。

格子柜上有些首饰盒内盛放的不是供佩戴的首饰，而是精美的摆件，或是加工首饰用的珠宝石材，其中有晶莹剔透美绝伦的玉石、天然水晶、羊脂玉、树枝玛瑙、天然钻石、大块璞玉等等。有的首饰盒内盛放的却是茶壶、茶杯，或是茶碟。十足的一个杂货店，但并非售卖廉价货品的杂货店，此处的每件物品至少都值万儿八千。毫不夸张地说，打开其中任何一个首饰盒，内中物品均是金灿灿，光闪闪，耀眼夺目。

远处是几面朱红色天然漆大壁橱，里面挂放着皇后衣装，有日常衣裙，也有庆典礼服。凤冠霞帔数量如此之多足够《一千零一夜》中成千上万的王妃穿戴使用。

皇后衣装质地或是丝绸锦缎，或是细软毛皮，但均饰有精美刺绣。有的衣裙轻薄如蜘蛛丝网，有的则厚重如主教长袍。刺绣图案

有彩翼飞凤、绚烂蝴蝶、娇艳欲滴的香花，花萼上点缀的宝石犹如点点露水。

再远处是形状奇特的小梯子，供宫女为皇后梳妆时使用，梯子的每一阶都有个像鸟巢一样的小洞，里面软绵绵，这样宫女柔弱小巧的裹脚踩进去能感觉较为舒服。

众所周知，除了皇后，天子还有众多嫔妃。嫔妃们的寝宫就坐落在天子寝宫的对面。嫔妃寝宫内的摆设同皇后的寝宫大同小异，再看便有些乏味，大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嫔妃的衣装同样琳琅满目。茶具和皇后寝宫的一样精美别致，想必是天子驾临嫔妃寝宫之时，不想因为茶具稍逊一等而坏了兴致。

最后，我们终于看厌了奇珍异宝。大家出了宫殿，走进一座大花园。如此美丽的大花园委实罕见。花园四周的围墙长约十四公里，设计和布局别致而又自然。一路欣赏过来，景色时而旖旎秀丽，时而粗犷豪放，无不引人入胜，使人流连忘返，可见，花园设计者的心血没有白费。

设计者们煞费苦心建造了这样一座美景绝世的花园。圆明园，字面意思为返璞归真，光辉普照，盛世闲庭。园子内可谓是各色景观应有尽有，宫殿、庙宇、楼阁、宝塔、金字塔、列柱、回廊、假山、岩洞、大湖、小溪、树林、小岛、通幽曲径、风景台、凉亭。园内洛可可式山石装饰随处可见。巴黎城郊花园风靡一时的洛可可式装饰在圆明园内竟然透着一股宏伟威严与壮丽，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园内有一座零碎山石堆砌而成的大假山，山坡上零星点缀有鬼神石雕，荆棘丛内的石雕个个一脸怪相，荆棘丛里还尽是一些不知名的奇怪植物。

大假山俯视着整座圆明园。山顶上有一座宝塔，高约八米，底边长约六米。塔顶高耸入云，周身镶瓷，白色和黄色瓷片上饰有星

辰图案。宝塔中供奉着中国的圣母观音菩萨。山顶的菩萨在保佑庇护着脚下的各个宫殿。

记得法国有些天主教堂内的圣母向空中高举圣子，脚下同样庇佑着一方水土与众生。人类智慧的相通确实不可思议。上天呼唤人类向善，而人世间却充满痛苦与泪水。人类憎恶野蛮与暴力，便逃避进神慈爱的怀抱。圣母玛利亚，爱的伟大象征。玛利亚，您的圣洁令男人们疯狂，而您母性的慈爱养育了世代子民。圣母玛利亚，您就是贞洁与慈爱的神圣化身。

中国的圣母观音菩萨外形是一尊镀金青铜雕像，端坐于一朵莲花中央。

菩萨身旁两侧各有一位戴盔披甲的守护神。两位天神身躯前倾，面目狰狞。

假山右侧有一条小径。沿着迷宫般蜿蜒曲折的小径走进一片约五十平米的空地，空地旁坐落着一栋楼阁，即皇家藏书阁。

藏书阁顶也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片，与金銮殿顶相似，屋檐上也画有皇家龙饰，彩釉黑龙飞舞腾挪，在追逐怪兽。

藏书阁大厅高十二米，宽十米，长四十米。四壁上设有层层书架，上面摆放着古籍珍本。

此外，厅内摆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供好学之士使用。另有两张石案供桌，一张朝北，另一张朝南，分别供奉着孔夫子和老子。供桌上燃着檀香，青烟袅袅。供桌后各悬挂着画有孔夫子和老子的丝质卷轴画像。此后诸多此类卷轴画渐渐传入欧洲。

由藏书阁向前走便是一些岩洞，洞壑深邃，迂回曲折。岩洞内外有许多鬼神和动物石雕。有的岩洞洞口是藤帘翠幕，有的洞口则是水晶瀑布。瀑布自园中高处的水池汨汨落下，淙淙流入草丛。

前面不远处是一群湖泊。最大的湖泊中心有一座亭台楼阁，我

们当时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前往湖心游览。请读者且先记住此座湖心楼阁，谜底稍后揭晓。湖心楼阁底部与湖水水面持平，远远望去，楼阁犹如自湖底破水而出。

左边湖岸上有一座由珍贵木材建成的高大屋宇，四周爬满常春藤。藤身枝节盘虬弥漫至屋顶，似龙尾般盘绕屋檐。此处是一座库房。里面有几辆木制镶金雕花四轮豪华马车。马丁漆^①车门，车内裹罩热那亚天鹅绒，马车身挂有银质镂花大灯笼，厚厚的灯笼罩好似路易十四时期宫廷女眷穿的撑骨裙，灯笼罩饰有大量金丝坠。马车是上个世纪末英国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勋爵赠送给中国皇帝的。为开拓中国市场，乔治三世当年批准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使团前来谒见中国皇帝。使团万里迢迢来献贡品，最终却徒劳无获，无功而返。

马车鞍轡悠然地搭在一旁的木架上，显然这几辆马车从未被使用过。车身落满灰尘，想必此处鲜有人来。

马车库房旁是龙舟池，水面倒映着龙舟的琉璃瓦舱盖。池中有天子龙船，皇后凤舟，还有皇子和大臣们乘坐的大船。另有一艘金漆龙舟，供天子钓鱼乘坐，船上备有钓鱼工具。天子泛舟垂钓，池内游鱼种类繁多，不计其数，由养鱼大师们特地为天子准备。池内的鱼儿游到岸边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些外族人，似乎并不害怕我们。它们毫无爱国精神，竟然恬不知耻地吞食我们丢进水中的面包屑。

其中一条大金鱼，金闪闪的鱼鳞格外耀眼，委实身如其名。还有很多小金鱼，和我们在法国时常见到的小金鱼一模一样，杜伊勒利宫花园的大水池，裁缝店的小鱼缸，还有太太们的大鱼缸里都有这种小金鱼。池子里有一种长相奇特的小鱼，脑袋大，身子小，圆

^① 马丁漆，仿中国漆，法国工匠马丁兄弟于18世纪发明。——译者注

鼓鼓的眼睛和人眼差不多大小。还有一类鱼，身躯盘旋转动，属于海马种类，而中国人却将其敬称为“水龙”。中国人觉得他们的“水龙”赏心悦目，我们却不以为然。

远处矗立着一座塔楼，是著名南京城楼的翻版，只是外形更小，塔身层层叠叠。通往塔楼的路上有一座佛塔。大佛盘膝坐于宝塔之上，佛身至少二十米高。内壁楼梯通往佛首。顺梯上至第二层，是大佛膝盖，再上一层，是大佛肚脐处，依次而上至最高一层便是螺发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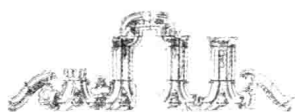
这是一尊古佛雕，大佛原是青铜镀金，历经数年风雨，佛身已是斑驳不堪。佛身双膝间距十五米。大佛银眼铁瞳，双目微闭，威严壮美。

佛像底座下面是宝塔，塔内仅有两只大香炉和一张石供桌。

圆明园游览暂且到此结束。不知不觉已经逛了几个小时。大家这一路走得筋疲力尽，疲惫不堪，看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累得站不住身，双腿像是灌了铅。

法军统帅派卫兵守住圆明园各个出口，严令英军到达之前禁止任何人进入园内，由炮兵上尉舍尔谢和布利维严加监管。

慎重起见，巴特尔旅长派骑兵在园外四处巡逻。骑兵巡逻之时恰好遇到格兰特将军率部队赶来，便将格兰特将军等领入园中。此时已是正午，格兰特将军进园后四处查看，见一切完好无损，证实法军寸物未取。



第10章

掠夺

此处将涉及远征中国最敏感的话题，在这一点上，真相从未为人所知，争议一直不断，无论是言之凿凿者，还是著书立传者，尽是胡言乱语，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令人莫衷一是。

对此，我将彻底澄清事实，还其本来面目。尽管真相会很残酷，但我依然要揭穿谎言。也许我做不到尽善尽美，但定将竭尽所能。倘若真相依然未能大白，绝非是由于我未能全力以赴，而是因为我能力有限。

圆明园遭遇抢劫和火烧，残缺不全。然而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应对此负责？这场劫难是否在所难免？此等野蛮行为是否违背战争法令？究竟何人从中牟利？法英联军是否有一方背信弃义？倘若逐一回答上述问题，定然需要长篇大论。但是我讨厌喋喋不休，拖泥带水，还是简洁明了，长话短说为好。读完本章之后，读者应该会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法英双方的将军们商讨后决定各派三名监察员负责分拣圆明园内的奇珍异宝。战利品将按照宝物本身固有价值、外观艺术价值进行分拣，清点后法英双方平分。

法军派出的是杜潘上校、库利少校和舍尔谢上尉。此外，法英双方将军们还商定将从战利品中挑选出最稀奇珍贵的物品进献给各自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皇帝。

六名监察员立即着手清点战利品。分拣出的珠宝，即使不是最珍贵的，至少也是最耀眼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第一批分拣出的战利品可谓是一座宝藏，大大小小的金条、银条、金锭、银锭，总计价值达八十万法郎。

法英两军平分了第一批战利品，每名士兵平均分得八十法郎的金银。

半下午时分，圆明园各出口依然有卫兵把守，清点珠宝的宫殿前有士兵守卫。搬运战利品的勤务兵在园里不停地进进出出，聚在一旁观看的士兵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目光。卸完东西，勤务兵出示通行证再返回园内。

在一旁观看的士兵，其中有法军和英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法军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的锡克兵，阿拉伯兵，另外还混杂着一些中国苦力。士兵中间开始发出鼓噪声，并且愈来愈响，各种方言夹杂其中。各支队伍的长官凑在一处，贪欲中烧，双眼圆睁，个个看得嘴干舌燥。有人叫嚷道：“最值钱的都被弄走了，该轮到咱们了，都赶紧往里进。分到我们手里的肯定尽是一些便宜货，他娘的，老子大老远跑来，容易么？对吧，哥们儿？”大家挤来揉去，开玩笑逗乐子……一片骚动不安。

见此情景，蒙托邦将军开始担心起来，他在大殿前踱来踱去，手里拄着一根翠竹，——他的拐杖于前一天夜里在慌乱中被弄丢了。

不过看情形并不严重，将军觉得暂时没有必要下令整顿秩序。

此时突然传来一声号响，是要调集士兵。发生什么事儿了？原

来是海淀的村民翻墙闯入园中。联军统帅下令集合队伍保护战利品。

“哎呀，不得了，”负责巡逻的上尉说道，“这些中国人竟然敢闯进来偷东西，简直胆大包天。”

清朝皇帝虽然是全中国人的天子，但其本人并非汉族，而是满族。前朝的汉族人当年被满族人打败，之后一直受满族人统治。汉族人屈从于满族人和他们的皇帝，爱国主义对汉族人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但在内心深处，汉人极为排斥满族人，陈年积怨，世代传承。海淀的汉人对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和皇帝的穷奢极侈定然是怨声载道。

亦或是贪欲激发了汉人的民族主义，报仇雪耻的时刻到了。汉人认为满族皇帝宫殿遭劫乃是自作自受，但是又不甘心让我们这些西方蛮夷独吞了这块肥肉。

不过，下层汉人偷盗成性，圆明园定是令他们垂涎三尺。

四周的村民，海淀的穷人都闻风赶来，鬼鬼祟祟顺着花园的围墙凑了过来。他们上前同法军部队招募的苦力搭话闲扯，不一会儿就架了云梯，攀上围墙，把长长的黑发辫往脑后一甩，翻进园子，冲上花园的小径，直奔宫殿而去。

号声吹响正是要召集队伍驱赶这伙强盗。

部队还未集合完毕，又响起一声军号。不过这次是着火了，将军传令士兵放下武器，赶紧拿水桶铁锅等灭火。

但此时园内只是开始局部着火。

在中国，如果发生了火灾，在考虑灭火之前，应该先提防趁火打劫的强盗。这些强盗比消防员出现得都快，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避火，如何伺机下手。大火成为这些强盗必不可少的帮凶。

苦力和海淀的汉人都准备了导火线、稻草绳等一切放火所需物

什，一进入园内，他们便开始四处点火。

园内火势愈演愈烈，负责巡逻的上尉得知此事后，由焦虑变成了愤怒。

刚才他担心中国人抢走所有的财宝。现在则愤然大骂：“这群该死的混蛋竟然要烧毁园子！”

此时各个宫殿门口的卫兵已经被冲散，联军的各支部队带着武器和雇来的劳工一起一股脑涌进殿内开始抢夺中意的东西。

就在他们疯抢之时，我趁机将法英两军做一比较。法国士兵各自行动，毫无章法。而英国士兵则相反，比较有条理，他们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

英国士兵分批结队而来，由士官带领，个个像勤务兵似地各自拎着一个大布袋。有个细节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他们手里都拿着试金石。见鬼，他们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不得而知。试金石在欧洲是珠宝商和当铺里最原始的工具，不知他们手里的试金石是否是从中国当铺借来的。

另外，因为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奴役亚洲人，所以英军的部队只有外国雇佣兵。对于雇佣兵而言，打仗的目的就是掠夺钱财，英军在圆明园的所做作为便是证明。我敢肯定，假如是英军首先进入圆明园，而不是法军，他们断然不会等待法军一起平分天子的家产。

在张家湾时，英军的雇佣兵已经大肆强取豪夺，战利品尽数收入囊中，置法军于不顾，既未预先告知，也未等待法军一起行动。

他们在无休止地抢劫，和约签订之前，他们在抢；和约签订，停战休和，他们还在抢。如果有人对此有所质疑，可以参阅我们的传教士团编历史第八十六页，由北京孟振生大主教执笔记载。孟振生主教本人的刚正不阿是不容置疑的。记载内容如下：

恭亲王猜想欧洲人或许会像他们中国人那样言而无信，所以极为担心联军违背和约盘踞京城迟迟不走。恭亲王甚为焦虑，前来向我询问，限定日期已到，为何英国人仍未离开京城，他们究竟何时出发。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只好将其安慰一番，说英国人定会遵守承诺离开京城，因为根据欧洲的惯例，他们必须兑现承诺。我还向其保证法国人定会在约定日期离开京城。恭亲王立刻答道：“法人信守诺言，甚好。英人无恶不作，应速滚出京城！”其实，虽然英国将军本人有意信守承诺，但却管制不住部队中的印度锡克兵。锡克兵之所以跟随英国将军征战中国，目的便是抢夺财宝。所以，即使和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放火抢劫，甚至打家劫舍。京城居民对此怨声载道。

英军如此这般寡廉鲜耻，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竟然大言不惭谴责法国军队玩弄阴谋诡计私自提前进入圆明园。这番说辞纯粹是在污蔑法军，我必须澄清此事。

首先，法军并非私自提前进入圆明园，因为和法军部队一起进入园中的有巴特尔下士率领的英军骑兵团。其次，遵照格兰特将军的指示和要求，法军队伍一直跟在由其率领的基准兵部队后面。然而格兰特将军与其率领的部队迷了路，错不在法军。况且，到达圆明园之时，法军立刻竭尽一切所能向英军发送信号，发射信号弹，派出侦察队前去接应，等等。后来，英军部队到达后，法军将军们和英军军官们一起进入园内。再者，英军统帅到达后，他们在园内进行了查验，一切均原封未动，法军存物未取。最后，抢劫开始后，英军和法军一直都在一起，而且他们抢东西来势汹汹，正如我前提到的，他们对抢劫早有预谋，而且是精于此道。

接下来我将继续讲述当天在圆明园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往园子里冲，其中还夹杂了海淀的汉人和部队招募的中国苦力。其实，这些苦力们很是憎恨他们的北方同胞，当初攻打大沽炮台时，他们就要和我们一起冲锋陷阵。另外闯进圆明园的还有一帮寄生虫似的强盗，从北塘开始，他们就像乌鸦、野狗、豺狼似地紧跟在我们军队后面，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欧洲人都不忍心动的东西，竟被这帮混蛋毁于一旦。中国江南一带的百姓被这些下流胚骚扰得苦不堪言。恶贼数量众多，成群结队，神出鬼没。我曾多次奉将军命令，带领北非骑兵队前去追杀。他们几次竟然肆无忌惮地靠近我们的军营，被我们杀了个片甲不留。

人潮涌入园中，各色人等掺杂其间，卫兵瞬间被冲散，若要挡住这股人潮，比登天都难。

这些人好像寓言故事里的恶犬，先是守护着主人的午餐，主人一旦开始用餐，它便呲着獠牙，觊觎主人盘中的美味。

眼看园内的人愈来愈多，将军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怎么做？将军毫无对策，无计可施。倘若强加阻拦，势必会受到围攻，而且整个远征也会随之毁于一旦，统帅们的声望和荣誉，以及手下人的性命也都会随之葬送。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

在军事战争中，正如后来的俾斯麦首相所言，总会有所谓的最佳心理时机出现，因为一旦国家和军队的条令不再足以约束或激励士兵，则应由士兵任意发挥他们的天性与本能。此等时机常常会在军情紧急时出现，结果要么是一败涂地，要么是大获全胜。号角吹响，此时士兵们脑子里想的既不是军规也不是命令，而是听从本能而行动，最终承受的或许是战败的恐慌，或许是辉煌胜利的兴奋。

而此时，部队统帅必须冷静沉着观战。无论是惨败还是胜利，作战的士兵们最终都将回到统帅身边。遭遇惨败的士兵胆战心惊，惶惶不安；夺取胜利的士兵虽疲惫不堪，却士气高涨。

蒙托邦将军纵然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阻止部下闯入园中，当年的拿破仑，尽管具有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阻挡住部队节节溃退。就这样，蒙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呆在营帐里，而英军的格兰特将军也是如此，被孤零零甩在大营。

两位将军做得都对。

至于我，我同其他士兵一起进入圆明园，应该说我是跟在他们后面进了园子。我记得当时是和上校同时进去的，在瓦索涅将军后面。

我只是进去看看而已，我把双手插进衣袋，决意不碰任何东西。

上帝！我这样做绝非是假装清高。我从未装出一副天使模样，因为不想惹人耻笑。而且我承认自己也会像别人一样毫不犹豫地抢夺金银珠宝，而且我还能抢到更为值钱的宝贝，因为我比他们有优势，我在古玩摆件方面颇有经验，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所以我定然能抢到最值钱又轻便的东西。

但我并未加入抢夺的队伍，因为对我而言，有一样东西比这些珠宝更为珍贵。

自从跟随蒙托邦将军以来，我一直和他同吃住，几乎形影不离。如若他见到我藏匿抢夺的珠宝，哪怕是一个最不起眼的东西，他定然会对我大失所望。士兵们的疯抢行为已经令将军极其苦恼，我不想再给他增添痛苦。可我为什么这么做？首先因为我钦佩将军本人，其次是因为将军行李箱内的白木小盒，将军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小盒子拿给他，盒子最初是满的，现在几乎要空了，我把它藏

了起来。盒子内仅剩下一个系在红色波纹状饰带上的白色珧琅的星形小东西。那是一枚十字勋章！晚上，我披着呢斗篷，枕着马鞍，自言自语，啊，我的十字勋章！自从将军对我允诺的那一刻起，我就无数次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十字勋章！

我告诫自己：即使我拿一丁点儿东西，也会被将军发现，就会惹将军不高兴，将军答应我的事情就会因此一笔勾销，我的十字勋章就会落空！毕竟，二十岁时能拥有一枚十字勋章，对我而言是何等美好，何等荣耀与伟大。为了它，纵然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为了它，我冲锋陷阵，勇猛杀敌，视死如归。啊！圆明园的奇珍异宝！啊！金灿灿的宝塔！啊！光闪闪的钻石！天子自己留用也好，被洗劫一空也罢，这与我有何干系？我心中反复默念阿尔塞斯特被奥龙特^①用十四行诗刁难之时所说的那句话：

我更喜欢十字勋章，啊，喂！

我更喜欢十字勋章！

二十岁！啊，朝气蓬勃的青春！正是年少轻狂时，充满着无数的幻想与憧憬。那时的任何理想都是美好的，即使会因此而错失千金！

所以在疯抢的人群中我只是一名袖手旁观者，虽然我对金银珠宝漠不关心，但对当时的场面却颇为留意。我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奇特的景象，想忘都难：人头攒动，肤色不一，种族各异，简直就是世界上各个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窝蜂地扑向大堆大堆的奇珍异宝，用各种语言发出叫喊声，一个个争先恐后，你推我搡。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爬起，嘴里骂骂咧咧，呼号喊叫。每个人都在疯狂地抢夺珠宝，场面犹如一个被踩烂的蚂蚁窝，惊惶失措的工蚁四处逃

① 阿尔塞斯特和奥龙特是莫里哀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译者注

散，嘴里叼着谷粒、幼虫、蚁卵、麦秆。疯狂抢夺的士兵忙得不亦乐乎，有些人埋头在皇后的红漆首饰盒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背包里，口袋里，帽子里也都塞满了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水晶；还有些人则把摆钟和挂钟往腋下一夹忙往外跑。工程兵带着斧头，为了取走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就挥斧劈开家具。还有一个士兵敲碎了一座路易十五时期摆钟上的小爱神，因为他把钟面上的水晶数字看成了钻石，想把钻石取走。时而还有人呼叫：着火了！有人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扔慌忙赶过去，并随手拿起绫罗丝绸和毛皮锦缎压灭火焰，红红的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这场景犹如印度大麻吸食者的一场幻梦。

穿过遭受抢劫的宫殿，我来到花园里，园中静谧的景色让我不寒而栗，就像从闷热的蒸笼里出来后洗了个冷水澡，但浑身依然灼热难当。

园中四处有人狂奔，有的跑向亭台，有的跑向宫殿，有的奔向宝塔，有的奔向藏书阁。唉。

但是大湖那儿却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只有静静矗立在湖心的宫殿和停在湖边的一排平底轻舟。

我望着湖心的宫殿暗自思量：“我去里面瞧个究竟。”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天子的平底轻舟，小船外面油漆明亮，里面铺着黄绸软垫，如同一个储物箱。我用力摇橹朝着湖心宫殿划去。此处我不再对湖心宫殿作一描述，原因有二：其一，湖心宫殿与园中诸多宫殿相似，其二，读者或许和我一样已经无心观看景色。

我靠岸把小船拴在一个雕花木桩上，然后上了三级白色大理石台阶，进了宫殿大堂。殿内沙发环绕，沙发上铺着黄缎锦被，与土耳其的长沙发有些相似。

殿内散发出阵阵香气，我使劲嗅了嗅。香气很浓，不可能是湖面微风吹来的花香。我手扣在军刀上，屏息静听，似乎听到哽咽叹息之声。我仔细端详沙发上的黄锻锦被。发现有可疑的凸起。我抬脚踢了过去，锦被下顿时传出一声尖叫。我忙掀开锦被，原来是一位女子似兔子一般缩成一团藏在下面。此女子一身贵妇装扮，穿着刺绣精美的绫罗绸缎。她下得床来，跪在我脚下，额头叩地求饶。我只能看见她的背部，她的后颈和插着金色发簪的黑发。

如果您不知何为窘态，您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我可怜地站在那儿，有些滑稽，手扣军刀，脚边跪着一位女子。

要让这位女子站起身来，我若是像《宠姬》^①中的费尔南那样对她唱：“起来吧，上帝会原谅你的。”这似乎不太合适。我只好用中文对她说：“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她踮着两只小脚站了起来。

这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美貌女子，装束似皇后一般。

此时其他锦被下面的凸起愈来愈大，一些女人的头部露了出来，接着是身体。这些娇小的女人齐刷刷扑跪在我脚下，围成一圈，不停地叩首。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七位。

原来我碰上了天子的后宫嫔妃们，或者至少是天子的一部分嫔妃。在中国，水上建造的此类女眷内室颇为常见。幽居水边，主人应是乐趣盎然，监视这些女眷也会更容易。

我就这样被二十七位女子纠缠住了。她们个个犹如惊弓之鸟，慌张失措，如若其中有某位发出轻微的叹息或呻吟声，她们便以为又有蛮人闯了进来，全部又马上匍匐在地，诚惶诚恐，叩首乞怜。

看她们这般慌张惶恐，我也束手失措，不知该如何去安慰她们。

① 《宠姬》是19世纪初著名的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译者注

不过，她们应该庆幸遇到了我这样一位正直的士兵，我这样说绝非是自吹自擂，因为我的确对天子的后宫佳丽们绝无垂涎之心。再过一天一夜，园中的主要宫殿都将被洗劫一空，那些家伙们定会到园中四处翻找，这座湖心的宫殿势必在所难免。如果这些女子继续呆在湖心宫殿，她们定然会落到那些野蛮的士兵手中，在劫难逃。我决定问问她们是否愿意逃出此地，无论逃到哪儿。

“噢！是。噢！好的。”她们急忙回答。

接着她们又跪下身来，后脑勺朝天，鸡啄米似地叩头表示感谢。

就这样，一位身着白色褶皱衬衫和红呢军外套的法国士兵，身边簇拥着一群美貌女子，一起朝水边的轻舟走去。这等色彩斑斓的场景简直就是一副成功的水彩画。

轻舟承载不了太多的人，只能先坐进九名女子，因为水面已经平贴船舷边缘。我叮嘱岸上的女子一定要保持安静，然后将船划入湖中。小船不是朝码头方向，而是径直向停放豪华马车的库房方向划去。远远望去，圆明园被库房高高的屋顶遮挡住了，这样园子里那些人就看不到我们，就算看到了，他们都在忙着抢夺珠宝，也无暇顾及我们。

船靠了岸，我把她们带进库房，让她们钻进积满灰尘的四轮豪华大马车，乔治国王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第一次派上了用场。我叮嘱她们千万不要出声，然后返回湖心去接第二批嫔妃，随后是第三批。

运送最后一批嫔妃时，我一边用力摇橹，一边寻思该如何安置她们。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或许我应该让她们继续呆在湖心宫殿的安乐窝里，因为她们被我带出来有可能会落入虎口狼窝。我不知道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苦力们是否会

像西庇阿^①那样奉行禁欲主义，或许他们对西庇阿根本就一无所知。

船靠了岸，我带最后一批嫔妃进入马车库房，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名穿红色长裤的士兵正站在那辆坐满嫔妃的马车上，是名步兵，一位中士。马车里的嫔妃吓得魂不守舍。

“哥们儿，你在这儿做什么呢？”我问他。

“那你呢？”他放肆地反问我。

“我？我把她们带过来的，你不许碰她们一下，我命令你，听明白了吗？”

他瞅了一眼我的袖子，发现我们两人军衔平级，立即对我说道：

“什么，什么？你竟然命令我？滚一边去，听见没有，你个猴崽子？”

当时的我，年轻气盛，还不够沉稳，看他嚣张的样子，我怒火中烧：

“我是统帅将军的秘书，如果你挪动一步，如果你敢碰她们一下，我就把你剁烂。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拧断你的手。走啊，往后退，不然我就把你耳朵砍下来。”

说着我就拔出军刀，准备动手。

“您一开始就应该说明您是统帅将军的秘书，就没必要拔军刀了，不过我可不害怕您的刀。”他一边说，一边从马车上跳下来。

这个军士长得并不讨人厌，碧蓝的眼睛，金栗色的毛发，一看就是个守纪律的士兵，不像坏人。

统帅将军秘书的头衔顿时把他震慑住了。我有些后悔不该凶巴巴地威胁他。我向他伸出手，对他说道：

^① 西庇阿，古罗马名门贵族，在共和国时期以军功显赫和宣扬禁欲主义著称。——译者注

“哥们儿，请原谅。不过，我是在执行命令。”

我用语气和眼神告诉他这项任务极其重要而保密。

“明白，命令是要救这些女人。”他忙回答说。其实他一头雾水，什么也没明白。

“这些是天子的女人。”我朝马车里面指了指，一本正经地说。

“哎哟！那我……总之，那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可以，帮我把她们带出花园。”

“把她们领到哪里去呢？”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把她们送到哪儿去，但我坚决果断地对他说：

“看看再说吧。”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建议您把她们领到海淀的一个基督徒家里去，他家离这儿很近。我今天早上刚认识他，他来看望布道神甫，而这位神甫正好是我的老乡，我们还一起到他家喝了盏茶。这个人很善良。”

“那就去你说的这个基督徒家里吧，不过，哥们儿，我们可要小心些，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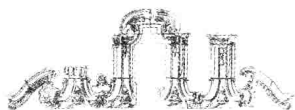
“您别担心。”

在马车库房左边很近处就有一扇小门通往外面的田野。我们带着这些嫔妃朝小门走去。她们掂着小脚急匆匆向前赶，好像一群折了翅膀的小鸟。她们精致的绫罗绸缎衣裙外面套了一件臃肿粗笨的棉袍，装作是平民人家女子，但是棉袍的边叉处露出绸缎裙褶，红色缎面的小鞋也露在外面，像是白鸽的鸟喙从丝缎丛中钻出。甚是迷人！青葱翠绿的草坪上，这些嫔妃们仿佛是一簇鲜艳柔嫩的花朵。

我们穿过花园小门，向左拐，穿过大道，避开法军军营和英军

军营，没有碰到一个人，——所有人都在宫殿里疯抢珠宝呢，——顺利地到达了基督徒家。他热心地收留了这些嫔妃。

士官留下来守护这些妃子，并负责去找三辆马车。而我则返回将军营帐弄一张通行证。回到将军营帐时，将军正坐在桌旁，手肘抵着桌子，头埋在双手间。我填好通行证后，放在了将军面前，将军只字未看就在上面签了字。我自己在上面盖了将军的印章：“远征中国军将军蒙托邦。”我遂即返回基督徒家。马车已经找到，二十七位嫔妃也已经上了马车。我把安全通行证交给车夫，告诉他们马车里面是皇帝的妃子，他们只要把妃子们安全送到，皇帝将会重金酬谢。车夫们道了声：谢谢！然后就出发了。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心想这些妃子们的命运应该无忧了，因为所有会骚扰她们的家伙正在圆明园里大肆抢夺金银财宝。她们走后，我和士官二人也立刻返回了圆明园，士官这时已经和我成为了朋友。



第11章 和平

25日，是按照合约规定应该出发的日子。两天以来，法军营里士兵们忙着清洗洒扫。个个都穿戴得英挺俊朗。士兵们聚在一起玩三十一点纸牌。他们玩得兴致勃勃，嘴里嚷着要让对方输个精光。

擦纽扣的时候，为防止弄脏制服，士兵们把纽扣固定在垫板上，用蘸满硅藻泥的刷子仔细地涂擦每一颗纽扣。一排排锃亮的纽扣，好似一串串金珠。打过蜡的子弹盒在皮制装备上乌黑闪亮，像是涂了一层黑漆。士兵们把碎砖泥和油搅合在一起，涂抹在铁枪管上，银亮如钢。焕然一新的军大衣明净湛蓝，垂顺的流苏穗子上的肩章红得耀眼。

“快帆皇后”号失火时，船上的军装都被烧毁了，部队到达上海时定制了新制服。尤其是炮兵部队，猩红色崭新的制服衬托得炮兵个个红光满面。

喜好俏丽装扮是女人的天性，军队也是如此。好的军队都对华丽的装束有所偏爱。

野蛮部落打仗前会更新身上的纹身，换成与战争有关的花纹。

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前一夜，在露天营地，卫队士兵们蹲在篝火旁认真仔细地准备拿破仑的戎装。卫队的老兵们精心梳理军帽上的大翎毛，翌日，他们将迎着壮美的太阳驰骋沙场。

全军上下整洁明净，看上去赏心悦目，见此情景，将军也精神大振，容光焕发。

“瞧我们的小伙子，个个多带劲儿，”将军说道，“不愧是法兰克人的子孙，生来就是打仗的材料。”

早上，葛罗男爵和所有的外交人员都到将军营帐来用午餐。席间，一会儿为祖国的荣誉干杯，一会儿为皇帝和皇后陛下的健康干杯，一会儿为胜利干杯。午餐用毕，队伍开拔，在香槟酒的作用下，大家依然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步子有些踉踉跄跄。

队伍最前端是法军乐队，军号军鼓声响鼎沸，101旅铜管乐队紧跟其后。

接下来是大使先生。大使坐着一顶皇家豪华大轿，轿夫是十六名衣着光鲜、头戴三色流苏穗子礼帽的苦力。

葛罗男爵骑马跟在轿子后面。男爵没穿军制服，而是着黑色礼服，因为制服在“伊塞尔”号失事时丢失了。虽然男爵的黑色礼服没有制服上耀眼的饰物，但男爵庄严的外表依然令人肃然起敬。男爵的所有随行人员骑马紧随其后，个个身上挂着绣花和勋章。

接着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帅将军，身着华丽制服，头戴白色羽饰军帽。

主帅身后是他的两位副官，随后是冉曼将军和柯利诺将军，博兹曼上校，施密茨上校，坎佩依指挥官，蒙托邦上尉，布伊上尉，以及参谋部所有军官。马上的将帅们的肩章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军服上的流苏丝穗和帽子上的羽饰光彩夺目，腰带幽幽发亮。

在参谋部后面，是法军的北非骑兵。骑兵们身下不是性格暴躁

的阿拉伯战马，而是矮小的日本骏马。骑兵们身上崭新的宽大红呢斗篷几乎裹住了身下的小马。

随后是101旅、102旅和海军陆战队兵团和各自的仪仗队。

之后是四位佩戴勋章的士官护卫着一只饰有皇家徽章的盒子，里面装着1858年条约。

队伍最后出场的是身着盛装的炮兵骑兵连。

恒祺早已候在城门口等着给我们引路。在礼部衙门门口，102旅和海军陆战队列在两旁。

老实说，整个队伍真是英姿风发。

轻快的军乐声中，队伍行进在三十米宽的大道上，大道两旁挤满了嘈杂的围观者，队伍外围的步兵用力阻挡涌过来的人群，堪比当年巴黎人夹道欢迎从意大利凯旋而归的军队时的景象，好不热闹。人群中的孩子衣着鲜艳，挤在步兵身后，维持秩序的清朝官兵骑在马上熟练地朝人群挥鞭抽打，人群中顿时发出阵阵尖叫声。

天气晴朗，然而人群踩踏地面扬起满天灰尘，士兵们崭新的制服被弄得灰蒙蒙的。中国这鬼地方，晴天时灰尘飞扬，雨天则泥泞满地，真是别无选择。

远处有几座琉璃瓦顶富丽堂皇的楼宇亭台。有几位美貌的富家女眷躲在屏风后面好奇地朝队伍张望。队伍沿途经过的道路两旁有许多基督教徒，男男女女，数量之多颇令我惊讶，他们犹如参加圣事一般，虔诚地画着十字，向队伍致敬。

队伍在偌大的北京城行进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才到达总理衙门。

恭亲王早已候在大门口迎接将军和大使。

这位在后来将扮演重要角色的亲王是位二十二岁左右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表情丰富，谈吐风趣优雅，但略显疲惫，或许因公

事操劳，或许是纵欲过度，听说他近来沉湎于吸食鸦片。

军官们陆续进入总理衙门府大院，作为秘书，我也跟随其中。院中大树下，骑兵队列队摆开阵势，阳光透过浓密的树阴斑斑点点洒在平整结实的地面上。庭院四周是衙门府各个厅堂，院子有几处大门，透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的花园。庭院及四周都有身穿蓝袍、头戴狐狸尾圆帽的清兵在巡逻。

恭亲王谨遵外交礼节，身边没带武官随从。武官官服胸前饰有四足走兽图案，而陪同恭亲王的官员均是文官装扮。官员们等级不一，金丝刺绣长袍上的图案和顶戴花翎上的顶珠颜色各有不同。官员们胸前的大珍珠项链时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官袍胸部的飞禽图案非常精美，彩色羽毛，红宝石眼睛，黄紫水晶尾巴。飞禽栩栩如生，在大珍珠串的轻拂下似乎展翅欲飞。恭亲王的五十几位陪同官员头戴红珊瑚顶珠花翎官帽，这个官阶最少等同于法国的三星少将。

众人随恭亲王走进一间大厅，大厅四壁饰有绢帛字画，厅中有一张雕花大圆桌，桌子上放着一个朱漆笔墨盒，几个瓷砚台，还有几只装有点心的瓷质茶碟。圆桌周围有几把柚木镂花靠背椅，是为亲王、将军和大使们准备的。

《书经》记载，中国人的待客礼节古已有之，如果有亲友登门，应该先奉上茶点。就好比招待朋友时，土耳其人会递上香烟和咖啡，印度人会送上烟斗，法国人则会奉上一小杯甜美香浓的利口酒。好客的法国人习惯上还会问：“给您来点儿利口酒解解渴？”中国人用小点心招待朋友也大抵如此。

亲王、将军、大使们落座后，下人端上清茶。双方开始互换委托文书、批准书，然后在协议上签字。整个程序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联军开进京城时，城头升起法英两国国旗，部队鸣放礼炮十二响。在总理衙门签订协议时，远处传来礼炮二十五响。听到这胜利的炮声，我们既惊喜又激动，原来是我们的炮兵在礼部的草坪上燃放的中国烟火，声响振天，犹如小型大炮。

离开总理衙门府时，葛罗男爵赠送给恭亲王一套法国币，还有拿破仑二世皇帝、皇后和太子的照片。

恭亲王向男爵致谢，并握手告别。

紧接着，亲王干练地转过身同将军握手，称赞将军用兵如神，手下士兵作战勇猛。这个亲王一旦卸下杀人魔面具，就表现出一副绅士派头。

恭亲王及其随行官员将大使和将军送到门口，大使和将军二人分别坐上轿子、骑上马离开了。

10月末的夜晚总是降临得很快，我们离开总理衙门府的时候，夜幕低垂，已是万家灯火。北京城美丽奇特的夜景令人难忘。京城人家门前悬挂的彩色丝质金边灯笼发出柔和的灯光，驱散了黑暗，灯笼底部的垂缨流苏像是西班牙女王拖鞋尖上的装饰。

回到营地，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功宴。大家开怀畅饮，今天在北京城走了这么一遭，就跟打了一天的仗似的，都累得筋疲力尽。

一切终于结束了。和约已经签署，大家似乎已经看见亲爱的祖国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为胜利欢呼，为自己作为远征军部队的一分子而自豪。我们的远征前所未有，而部队能够凯旋而归，这是无上的光荣。一旦那些忘恩负义的参议官们退位，后人将会还我们以公道，就像历史上光荣撤退的万名希腊雇佣兵们^①，我们的远征中国

① 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从小亚细亚起兵叛乱，率领约11700名希腊雇佣兵东进争夺王位，被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所败，但他所雇的希腊雇佣兵却在色诺芬的带领下成功退回希腊本土，这件事被色诺芬记录在他的《长征记》里。——译者注

行将会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但是还有一项任务未完成。

我们庆功之时，就在营地旁边，几位不幸牺牲的同胞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等待长眠于圣地。我们今天才用马车接回了他们的灵柩，惨淡的烛光下，随军布道神甫和北京的神甫们正在为他们守灵祈祷。

葬礼定于10月28日在一处天主教公墓举行。两个世纪前这处公墓被法国传教士转让给葡萄牙传教士，如今已经荒弃了近二十年，但是并未遭到中国人的毁坏，因为中国人相信鬼神亡灵，所以对墓地敬而远之。

英国人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葬礼，两天前我们也参加了英军亡兵的葬礼。

六只棺材各由一辆辘重车运往墓地，棺材上面盖着黑色天鹅绒柩衣，中间是一个银丝缎十字架。

铜管乐队奏响了葬礼进行曲，灵柩缓缓驶向墓地，参谋部所有军官走在灵柩后面。送葬队伍前后均是警卫连队，两旁是士兵队列，士兵们表情凝重，手中的武器低垂。一群中国基督徒由教父带领走在最后面。

铜管乐声低吟，神甫在念诵祷告词。祷告完毕，士兵们敲响了蒙着黑纱的大鼓，沉重而又神秘的隆隆声笼罩了人群。

主持葬礼的北京主教当日被恭亲王亲切召见。一出皇宫，主教就直奔墓地。主教匆匆赶来，正好遇上送葬的队伍，换上主教衣袍后，他便带领教士们随灵柩前往墓地。

尽管墓地已经荒弃了近二十年，但是依然保存完好。墓地里的树木粗大茁壮，虽然树叶已被秋风扫落，但是树枝茂密交错盘结。

士兵抬着棺材走向墓穴，前面是舰队的 Tregora 神甫带领的仪

仗队，其中有六名中国教士，三十位讲授教理的神职人员和穿着白袍的唱诗班儿童。即将下葬棺材的墓穴旁安息着利玛窦神甫、里多神甫、汤若望神甫。汤若望神甫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曾任钦天监监正等官职。

葬礼悲戚揪心。主教低声做最后的祷告，向烈士的棺木滴撒圣水，犹如大地为逝者流下了最后一滴眼泪。军官们围在灵柩旁，其中有整个军团引以为傲的勇猛的柯利诺，他刚毅硬朗的面孔写满了虔诚，身体笔直站在斜坡的草坪上。然而就是这片草坪，葬礼时还生龙活虎的柯利诺将在不久后长眠于此，因为在远征军即将离开中国之时，柯利诺突然被天花夺走了生命，我们把他也安葬在了这个墓地。

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大使馆的官员们也参加了葬礼。我身后的士兵像孩子一样在伤心的哭泣。

另有一位烈士没有在葬礼那天被安葬，后来被葬在了柯利诺墓地旁，他就是达马斯伯爵。达马斯在张家湾战役中遇难，年仅二十岁，当时我们把他就地埋葬了。部队出发时，小蒙托邦恳请北京的主教在我们离开后尽快将达马斯伯爵的遗体运回墓地安葬。主教遵守了向将军许下的诺言，部队走后，他立刻派人按照小蒙托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伯爵的遗体，并将其运回北京安葬。

第二天，29日，我们参加了最后一场宗教仪式。按照双方签订的协约规定，清朝政府向北京主教归还已经被关闭了二十二年的主教座堂。主教二十几年来能够无所畏惧、坚韧不屈地在敌人的地盘上传教布道确实令人钦佩。

教堂虽然没有被摧毁，但是命运颇为不济。

教堂空徒四壁，屋顶破烂不堪，壁画，神职祷告席，主教座椅，告解座，座椅等等，一切都被中国人洗劫一空。

祭坛和中堂地面的部分石板已经不知去向，教堂内堆满了破砖烂瓦，教堂地基的腐叶土已经被中国人挖空。步兵和工兵，还有前来帮忙的中国基督徒一起清扫，填土，转眼间教堂焕然一新。

当大家要往教堂大门上方安放十字架时，十字架却不见了踪影。大家原本以为十字架只是被中国人弄倒了而已，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多方打听才得知在 1853 年太平军北伐之时，僧格林沁禀告天子说教堂上竖立的十字架对清军不利，天子遂下旨将十字架打掉了。主教教堂的十字架被埋在了衙门大院里，害得主教苦苦寻找而不得。

一个在衙门听差的基督徒跑来告诉我们，他每天都会看到被埋在衙门大院的十字架的一端露在地面上。

通风报信之人再三叮嘱我们千万要为他保密，我们向他保证绝不会把他透露出去，看来并非只有法国官吏胆小怕事。十字架被挖了出来，工程兵把它放回了教堂正门顶上。

中国的基督徒带来了大蜡烛、烛台、壁画。工兵们铺好蓝白相间的祭台布，又上面铺了一层华盖，下垂的帐幔裹住了已经修复好的祭坛。

士兵们在教堂内挂起很多三色旗，在一面面三色旗的装点下，教堂开始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宗教祝圣仪式同时也是一个军事仪式。场面非常震撼人心。格兰特将军手下的爱尔兰士兵也在场。法国使馆的使节和法军参谋部军官们旁边是俄罗斯大使馆派来的使节。部队的铜管乐队代替了教堂的管风琴，传教士们簇拥着主教举办了庄严的弥撒。在这片土地上，唯有这些称职的教士们能代表伟大的法兰西。被关闭的教堂恢复开放，他们感谢上帝赐予的恩赐，同时也在向法兰西皇帝陛下的部队表达感激之情。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装束半欧式半中式的教士们的真情流露更令人感动。

读到此处，或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我们远征军是一群狂热的教徒，其实远非如此。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当时法国军队的军事庆典与宗教仪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堂中做弥撒举扬圣体时，军营往往会鸣炮献礼，教堂圣体石上的枪托被炮声震得咯咯作响。炮火的味道和教堂大香炉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弥漫空中。安息香冒出的缕缕蓝烟充满了神秘色彩，与炮火的白色烟云一起消失在空中。而如今，这一切已经改变，教堂对军队而言只是一个检疫隔离站而已，部队前来教堂接受检疫，就像中世纪时的麻风病人或被革除教籍的人在等待这教堂的宣判。

我们这一代人在渐渐老去，但愿后人莫要步我们的后尘。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之所以在此讲述战争胜利后这些接踵而来的军事庆典、宗教庆典，因为我为我们远征军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渴望与你们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如果读者朋友不愿意分享的话，那就算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的青春在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至于如今……算了还是不说了，你们会理解的。

祝圣仪式翌日，主教受恭亲王委托来同蒙托邦将军商议一事情。幸好将军已经对中国人的行事方式非常了解，否则主教肯定会碰一鼻子灰。

可敬的主教自二十八岁到中国传教以来，每天性命朝不保夕。受恭亲王的委托，主教在董若瀚主教的陪同下，前来恳请将军出兵帮助清军剿灭叛军，夺回南京。

将军把他们打发到大使那里，推脱说唯有大使能直接代表法兰西皇帝陛下作出答复。大家都明白法军出兵相助是有一定底线的。

僧王的副将胜宝，也就是八里桥战役时清军的指挥官，获准与

主教一同前往会见大使。

蒙托邦将军不想延误时机，决定尽早出发，便于11月1日，告别了葛罗男爵，率领两个炮兵连和一队骑兵启程南下。男爵本想同将军一起出发，但最后被额尔金勋爵留下了，因为勋爵想在京城再多呆几日。额尔金勋爵向将军要一些随身卫兵，将军就把一营步兵留在了使馆。

最后一次会晤气氛十分冷淡。借兵条款商定之后，清军方面竟然没有向将军征求战略部署，将军对此颇有不满。倘若是大使疏忽所致，便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天气开始转冷。环绕京城的群山白雪皑皑。寒风凛冽，部队一路上多次歇脚生火取暖。

几个月前的炎炎夏日中我们曾经路过的村庄，如今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这些村庄早已被那些尾随联军的恶贼们抢掠一空，毁坏得惨不忍睹。这些混蛋们就像鲨鱼身旁形影不离的向导鱼，它们以鲨鱼吃剩的残渣为食，据说，它们还会进入鲨鱼的口中，吃它牙缝里的碎屑，简直就是鲨鱼的牙签。

9日，到达天津后，部队登船起航，大部分兵力前往上海，柯利诺率领的部队留在天津过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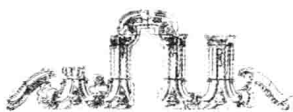
葛罗男爵很快就与天津的参谋部汇合了。男爵与英国人发生了争执，英国人已经同清政府签订了借兵条约，而我们的条约却还躺在匣子里睡大觉。此外，不幸的男爵闹心的事情没完没了，在天津，男爵的首席助理巴斯塔伯爵患了精神病。后来不久巴斯塔在香港去世，死在了大使怀里。

在离开天津之前，蒙托邦将军打算出游日本。小蒙托邦当初去日本购买马匹时轻而易举地学会了日语，决意要为将军此次出行做导游；另外，将军还可以借机到东洋炫耀一番法兰西帝国远征军的

胜利。

我未能随同将军前往日本。一者，将军的日本之行不需要我这个秘书，更不需要我给他做翻译；再者，实不相瞒，福尔班号的舰长莫瑞亚不喜欢我。不过，我也不喜欢莫瑞亚。按照军衔，我是一名士官，可我却能和莫瑞亚同桌用餐，而且胃口总是很好，莫瑞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他声称日本之行只是旅游，借口安置困难，不让我一同随行。

因此，我将奉命赴上海为参谋部准备过冬营地。将军走后，我一个人在天津无所事事地又呆了几日。



第12章

归 来

几天后，我启程前往上海，乘坐的航船是往上海运送病人的，船上条件非常恶劣。

海上航行持续了一周，现在想来仍如梦魇一般。海浪颠簸，船上尽是临危之人，他们是天津医院的病人，被运往上海救治。船舱中充斥着痢疾病人令人恶心的体味和难闻的药味！

真是糟透了！

还好到了上海后一切很顺利。上海的将军对我热情有加，我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况且，新的任务又来了：蒙托邦将军即将远征交趾支那^①。这次远征交趾支那将为法国赢得一个富饶的殖民地。

1861年4月21日，蒙托邦将军离开了上海，把即将返法的远征军部队交由冉曼将军指挥。将军在西贡^②中途靠岸，和海军沙内上将商议出征交趾支那的相关问题。6月20日，远征军返国在马赛港下船。

① 交趾支那，现越南南部。——译者注

② 西贡，现胡志明市。——译者注

卓越的远征终于结束了。法兰西皇帝陛下意欲奖赏蒙托邦将军大笔酬金，但是被将军拒绝了。

将军期待的奖赏是元帅一职，但是未能如愿，而是受封为八里桥伯爵，真是得不偿失。

至于我，则被授予一枚十字勋章，我心满意足，对此毫无怨言，因为远征中国留下的回忆对我而言已是弥足珍贵。